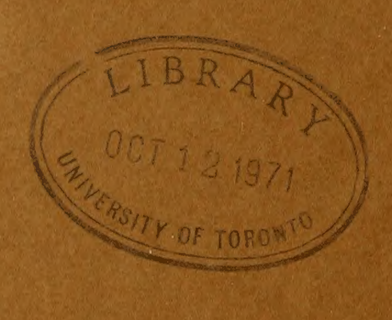
西華縣志

十一　十二





文林郎知西華縣事宋　恂重修

藝文志

勅　奏疏　書牘　序引　碑記　賛銘

傳　策說議公狀　題跋　駢體　祭文

墓表墓志銘

詩　詩餘

今古扶輿靈淑之氣不結爲名山大川則聚爲文人學士誠非偶然華邑無竒巖幽壑以縱游觀然歷代以來鍾靈萃美人才輩出類皆枕葄經史寢饋秦漢其立朝則獻可替否原原本本有關治亂之言其在野則吟風弄月洒洒洋洋自寫性情之句雖滄桑變易卷軸無多而蠧日留遺紙筆猶在當不麟埋沒之

年銅雀荒凉之日尚可考諸蠹簡以示來茲而況
國家文教日隆菁莪育士春華秋實美不勝收者但拘
於體制不爲博採遺文非惟没才士之菁英且不足
以昭
文治闕略之譏其能免乎是以採其粹者自奏疏書牋
傳記以至律韵靡不脩具庶使後之君子可資觀覽
焉志藝文

勑

明勑巡按甘肅監察御史李澄

糧糴買米並開中鹽糧等項多被勢豪之家冒名
納通同官攢人等作弊其所收支數多係粗浥黑腐
及插和糠粃沙土不堪食用虛費官價有誤邊儲今
特命爾同給事中王璽前往甘肅并洮河岷等處督
同陝西布按二司管糧官員將各倉草場一應糧料
銀兩草束弔取各年收放卷簿自成化十三年差
官查盤以後但係續收之數逐一盤驗要見各倉每
年收支過若干見在若干其草亦要依法丈量見數
并原糴糧料用過價銀數目俱要一一明白若有陳
腐糠粃浥爛不堪之數并虛出盜賣虧折等弊挨究

處治干擬監臨及管糧等項官員徑自參奏施行事
完將各邊費在虧折開除數目并問過人犯備細造
冊奏繳爾等其欽承毋怠故勅

明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敬民提督南贛汀韶等
處軍務
南贛惠潮等府壤地相接近該賊盜生發兩省協力
勦平猶慮漏屬推調事權不一該撫按官題議改屬
兼制以便調遣該部議覆相應今特命爾巡撫江西
南安贛州福建汀州廣東南雄韶州等府及湖廣郴
州仍兼制惠潮二府[illegible]

遴選提督軍務勦除賊寇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
奸弊一應地方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處大則
奏請定奪其餘民情事務不必干預各該道府將領
軍衛有司等官聽爾節制調度舉劾敢有貪殘僨事
者文職五品武職三品以上照例參奏其餘俱許徑
自拿問發落各屬官兵鄉兵務要嚴加選練所部官
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聽以軍法從事生擒
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事有應與各該鎮巡
官計議者須計議而行嶺東道守巡海防及惠潮參

將俱聽兼制緩急從宜調遣其惠潮二府錢糧刑名
等項仍聽廣鎮軍門照舊管理爾受茲重任須殫心
竭力以副委託如或處置乖方致生他虞罪有所歸
爾其欽承之故勅

勅巡按淮揚監軍監察御史王鼎鎮
茲以流寇蔓延亟宜勦滅而欺朦成習未覩蕩平已
特命督師調度戰守勦滅可期軍機尤須振飭今特
命爾不妨原管巡方事務另給勅兼管監軍爾宜遵
照該部題准事理乘時巡歷星速往來每月將督師
[illegible]兵若干各在何處有無獲功

奏事擒斬若干損傷若干從實奏報一次如遇大敵會齊夾攻務要近紀功其奮勇當先斬獲功級併逗遛退縮致悞軍機逐一紀錄明白以定功罪其戰勝情形先具大略同塘報齊發以憑先行賞賚隨後將功勞罪過酌分四等勘明具奏凡兵馬數目軍需器械等項嚴行點驗察覈無致虛冒各省直總解錢糧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如有錢糧缺乏不能接濟或推諉避事養寇偷安者文官五品以下武職叅遊以下應拏問者拏問應叅奏者叅奏或巡撫總兵於督師抗違節制齟齬軍機及大吏才疎不堪倚辦俱

會同發兵一切進止機宜聽督師暨鎮撫隨時相宜而行不必干預致有旁撓事寧之後一體陞賞爾爲憲臣受茲重任須持法秉公鼓勵將士擒魁散脅以奠封疆毋得徇情執拗僨事取戾爾其慎之慎之故

勑

勑監察御史王遵訓茲以茶馬關軍國亟需命爾巡視陝西甘肅洮寧府等處督理茶馬事務陝西及川湖各府事隸茶馬各官悉屬管轄爾宜照題定事例加意清釐察現貯餘剩茶篦仍多方招商中茶市易番馬務俾商賈樂從監茶[illegible]無得致缺額商所分茶俟[illegible][illegible]完日[illegible]

異發賣不得事前遽曾[illegible]
者須諭以德威服以恩信[illegible]既[illegible]茶之[illegible]
例犒賞用示鼓舞仍約束各員吏役人等一遵法紀毋
借端生事侵擾地方行茶各邊道里遼濶皆宜詳察綜
覈令官茶通行私販屏跡所易番馬務要驗明膘壯尺
寸口齒合式勿容疲駑充數有應因時酌宜便商裕國
者須熟計長便條議奏聞有與茶馬相關及勢要干犯
私茶私馬禁例者聽爾指實參奏如有武職蠹壞茶馬
通番私販者聽爾會同該省總督提督糾參爾受茲委
任當振揚風紀釐弊剔奸使邊腹皆安營伍有濟斯稱

厥職如因循怠忽殺馭乘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奏疏

罪殷浩疏　　晉　桓温

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謙讓之風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illegible]切齒天下群[illegible]

[illegible]

□醫稽誅姦逆並逞華夏鼎沸黎元荼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肯兒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驅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夸陂奇偲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師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

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猶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晉書

訟殷浩疏

晉 顧悅之

上䟽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勳積茂著聖朝欽嘉遂受分陝推轂之任戎旗首途出鎮壽陽驅其鯨鯢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

[illegible]之功[illegible]於[illegible]款之志於是而[illegible]
[illegible]然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銳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寃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之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號奏詔追復浩本官 晉書

亟陳時弊疏

明 胡嘉棟

大工煩費難支官役貪肆日甚懇乞聖明嚴賜究處以祛積弊以節財用事臣自惟至愚極陋荷蒙欽命得與巡視工程之役三月以來茫然無能建明第查得三殿三門錢糧通共估計二千餘萬矣即兩門之費已數十餘萬矣夫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而多年無臨御之所天下臣民之心安乎第當物力匱竭之日而浩費不經民則奚堪官則奚措皇上固洞燭之深念之何俟臣等之譊譊者惟是內外官員苟能共效廉勤極力節省猶可補助萬一奈何奉公憂國旣難槩責之中官而各廠司官復貪婪踵接諸奸徒更效而尤之其耗蠹金錢安可究詰臣日夜念此惟有

進處貪肆一款最爲緊要然先言外而後及內焉可乎
訪得管灰石廠主事劉汝佳則所謂極貪者也本官位卑
言高色厲內荏初管驗試廳既幸財神入命再管灰石廠
吏喜金穴逼人湖廣董知事之解紙札也非二百金不驗
李經歷之解胖襖也非三百金不驗商人陳日新之解羊
皮等物也非四百金不驗劉彩之預領硃黃銀二萬也得
五百金而尚不驗其倚官爲市有如此者舖戶陳漢買雜
料錢糧十餘萬則立索千五百金矣而該吏王廷獻復有
七百金之入王粱買白綵等銀七萬則勒取千二百金矣
而廷獻亦有四百金之入死太監報灰戶呂朝恩十八家

本官歛得二千金說堂釋放矣而廷獻亦有三百金之入其合夥攖金有如此者車戶張經等賠支銀萬金則明送常例銀六百兩而運價可任花費也科道稽查運石分數則賄索比較銀三百兩而驗量槩從寬假也且鹽糧見工之需則強借一千餘兩而二三百先已入囊也其骫法罔利又如此者卽本官衙役如官小泉程棟孫葵孰非其共利之人若科道書辦如顧陞滑承緒王棟等又孰非交通之輩汝佳旣以貪風之其又何誅焉此特就灰石廠言之也若見科臣何士晉節省一疏鑿鑿中窾則節愼庫之獘亦

[illegible]若主事陳[illegible]是之生平臣卽不欲辱詆之[illegible]

[illegible]嘗聞有朱相公在來門下囑託過付各[illegible]

[illegible]領銀千兩扣銀六十兩近漸扣至七十五兩矣此[illegible]之所喧傳者不知扣除之銀爲公乎爲私乎每歲百餘萬之出入積羨半入官乎全入己乎若庫官金淸在吏部則與弟金泮及郭元吳尙禮爲奸在工部則與陳學可周道行胡應期爲奸每兌銀千兩索銀十五兩矣及放銀千兩則少兌二十五兩仍先要秤頭十兩矣且爲借於各役九成與之加三四扣之銀由大庫而小庫由小庫而入私室矣帑藏之間遂爲奸人營利之所司官旣猫鼠同眠誰復問之今淸等各挾數萬之富謀鈌陞官雄行長安中者嚱

非盜公家之有也若大石窩之弊亦略可言者郎中侯加采之端介臣素能信之但委官書辦俱多年神奸時指葉也人以開騙局如委官宋鳳在羊房地方積萬金開當矣趙應魁係稅棍逃徒亦在羊房置產萬金矣二奸何以致富若此即應魁委在白玉堂撤水估價一千二百兩水未盡而銀安在乎又大石上車每日派夫百隊內空旗十隊折錢十千所得奚算焉宋鳳估計各塘戶墊道每夫千名通同書辦暗扣夫價二百名所得又奚算焉且夫頂石四塊每塊運價一萬五千兩今二塊尚未進京錢糧消耗無緣而書辦李大有俞志道陳[illegible]三八每塊須銀千兩所得又

奚算焉且鋪戶預領買辦錢糧每萬兩飯錢二三百兩稿錢一二百兩季俞陳又須扶持銀四百兩所得又奚算焉此輩盤據日久奸計日熟即明察之官安能以一耳一目悉魍魎之態乎其所爲衣錦策肥白手享萬金之利又畸非侵公家之有也若商匠夫役預支錢糧動以數萬或以數千原估浮濫故給者利在多發多扣而領者利在蚤得緩納各役僅領十分之五六而公家止得實用之二三然其弊未有甚於寶源局者查得銅商自萬歷二十一年至三十六年陸續預支過銀一十三萬四千三百餘兩僅交過銅價銀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實欠銀八萬八千三百九十餘

兩其中如丁翰則欠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餘兩旣五年未交而上年又給三萬三千兩果何時可交乎如潘濱汪源則欠銀六千二百六十餘兩亦五年未完而上年復給九千六百兩又何時可完乎此外黃光韓得春等或領銀二年或一年共欠數萬交官何期乎此在放銀非一時經官非一官而郎中戴新適當專任第幸遷轉以去豈遂貽害後人而脫然無恙耶此外車戶張經等多預支銀六千四百餘兩土車戶雷魁王輯鯨張楫多支二千四百餘兩柴戶李尙武多支五千一百餘兩夫頭王成多支六千餘兩夫頭劉智多支五千一百[illegible]多支四千[illegible]

百八十餘兩夫匠崔汝安等洪鵾等多支銀一萬八千兩又洪鵾未驗物料該五萬金近日洪仁張經等復支六七萬金誰爲作俑濫觴若是則預支一孔貪官汚吏之所垂也惡黨神棍之所利也市魁衙積之所托也錢糧之所以耗散蓄藏之所以匱竭也臣等旣任巡視若僅問工程不問錢糧僅於交收之門完歲月難計算之物而不於支給之際問庫藏應出入之數則科道官但爲人分過擔差而已乎近如臣同官所陳其云領狀當議一款尤爲甚便臣以爲各廠工料必完至八分對同明白方許該司給印信領狀赴臣衙門掛號然後赴庫支銀則完欠難瞞侵冒奚

參如仍有扣尅等弊臣等得詢察而摘發之何論內外巨奸哉所可恨者獨醒違俗任事招怨豪傑之士往往顧慮如原任督糧司郎中賀盛瑞督建兩宮力塞漏卮節省帑金九十七萬餘兩斯已難矣而內外側目竟掛吏議海內識與不識無不惜之今冬官之屬如盛瑞之廉幹者何嘗之人而鑒前車慮後患任何容易乃貪肆無忌者反爲藩爲臬身榮而家肥焉即中智之士或垂涎跂步而效佳輩畢畢何怪其嗜利若鶩也哉除臣一面具題一面移文工部將吏役委官有贓跡者拘拿究治有姓名者幷行戒飭實支未完者嚴加比追違限經年者坐以[illegible]其貪肆司

卿劉汝佳等乞敕下該部重行勘處用警將來仍諭該
部此後管廠各官務擇勤敏剛介衆共推服者與臣等共
事庶幾蠹弊發奸節用省財既得同心共濟之人自有程
工竣事之期破格拔擢朝廷豈有愛焉若內官監各官以
豁金爲奇貨脫商匠等魚肉指內供而誅求無厭假鋪墊
以剝削無餘庫藏空虛都民貧困無非此輩作孽其間而
陳邦彥馬三等如虎食人臣等豈忍坐視但不先自治而
治人不先外奸而先內弊何以杜其口服其心臣更加意
察如其縱肆如故當據實聞於皇上矣再照近日吏部拿
大奸朱梁等既奉嚴旨重擬仍許各衙門行考察吏書之

法患各衙門不肯奉行耳臣等會同該部司官將各役着實稽察極力懲治四時紀過歲冬去留其司官能發奸多者卽從優叙縱容者許交相糾劾如是則無論奸弊衰少卽臣等繩人人亦繩已欲不兢兢砥礪其可得乎臣奉公一念不覺發洩太盡若毀譽利害非臣之所恤也伏惟聖明留神覽發

擊宦豎疏　　前人

題爲宦豎惡盈天誅久稽懇乞聖明亟發諸臣參疏以正國法以消禍孽事臣竊見得督工內官陳永壽兄弟濟惡爲日已久貪暴淫穢之極既流毒京師而交結蒙蔽之正

復欺誑聖聽都民五尺之童誰不思食其肉而寢[illegible]
等叅疏一出咸舉手呼天曰陳賊且籍沒矣誅戮矣誰謂
皇上鈇鉞未加而永壽反噬已橫恣乎一時科道諸臣董
於汴朱一桂王以寧楊師程曾用升等先後叅劾之永壽
之惡愈益暴著於天下而乾斷尚復稽遲何也臣請再數
其當誅之狀内臣之設衹共掃除安得預聞外庭事言官
各出議論自有聖裁何物閹人敢從旁援引詆毀挑搆上
淵宸聽下辱言官從深宮而傳海内共謂聖明照奸何況
惡焰日熾且爲煬竈爲神叢即夔龔群工而誹議朝政又
無所憚而不爲臣謂以懲干預則永壽不可不誅也内官

讀書止許略通字義一切奏請何敢深文永壽自僅識丁
而疏中譏往刺來嘲一諷百非大奸巨邪能搖此筆鋒乎
皇上試問造謀屬草原出何人其何以對永壽外通奸人
而奸人內用永壽妖書之釁恐復不遠臣謂以懲奸黨則
永壽不可不誅也內臣既已淨身非恪守清規何可出入
內庭永壽竟買陳邦彥起造巨室壯麗深邃制踰侯王之
[illegible]妾岳氏等十餘人又強佔樂妓數十人日夜淫戲[illegible]
[illegible]傳郎婦女斃於敲朴者不可勝數都民凡說婦人[illegible]
[illegible]內官[illegible]言足證兇頑臣請以[illegible]
[illegible]侯傳旨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籍今其兄弟並用[illegible]內盜司[illegible]

子顯假稱奉旨抄没盡得所有邦彥強占元妻姜氏[illegible]

處死婢妾家僮二十餘口盡入私家都人言之莫不流涕

又邦彥憑永壽威勢占良民史六妻于氏王欒妻張氏[illegible]

大漢女陳氏又奪居民韓從正產通州蔣百戶產北城居

蔡大之產諸如此類何可殫述輦轂之下荼毒小民如此

永壽尚復知有朝廷乎臣謂以懲攘奪則永壽不可不誅

也且其包藏禍心專擅矯恣更不可言昨有解花石椒衙

官到工所永壽嚮看工諸官詬辱百端且曰交石不妥我

決不與你下旨意一時官役人等聞之無不駭愕夫皇上太阿在手旨意下與不下誰敢與聞永壽乃敢出此言又將何事不敢爲臣聞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擊鳥雀永壽心無朝廷目無羣臣臣僚員瑣闔安忍勿擊矧其利口雄心兇鋒毒蠆厚積貲財暗養奸細永壽不爲汪直劉瑾輩而誰爲乎所懼皇上剛明神斷始爲俛首縮頸之狀其中不利於國家中外臣民誰不知之而誰不患之臣謂以憝恬寵則永壽不可不誅也近日報地坼於泰人妖於牛怪於齊夫地陰形也惡瑞陰之屬也其作孽則地坼一應遁牛陰物也惡瑞牛之屬也其爲祟則牛怪之一

蓋[illegible][illegible]惡瑤女之屬也其播惡則人妖之一應也輩村道交摘罪惡彰顯皇上若不亟賜乾斷不特妨害工臣從此養惡貽患曷有窮極伏乞皇上檢發諸臣衆疏嚴行勘查將永壽邪彥并加誅殛則天下之公憤可洩而國家之隱禍潛消臣即受上刑亦所甘心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書牘

答殷浩書　晉簡文帝

日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

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宏忍之靜算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

遺殷浩書　　晉　王羲之

知西安敗喪公私悵旦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相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識

遺慮括囊王討而無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illegible]事可記惡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illegible]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慮已求賢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答群望救倒懸之急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未工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

何所知言不必用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措自頻年割剝元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遺王羲之書　晉　殷浩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

貽殷浩書　晉　庾翼

頃日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

[illegible]得百年[illegible]

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酌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當自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諫殷浩書　　孔　嚴

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將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合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定大功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恐難以義感也

與張平章書　元　徐世隆

世隆呈平章相公閤下時夏伏惟君侯受福調鼎優游神明孚祐畿邑不幸自去歲九月至今不雨二麥盡損秋稼不能立苗百姓憂懼無法可救今差發已降輸納之力實不能任謹遣知事馬某從降鄰山中前往告請萬望相公以平生利物之心為分解方便奏請量減輕減甚大惠也

惟相公鑒裁此遂衆謁切冀豫爲稱賀大器自厚不宠

上閣老書　　明　理[illegible]和

達先生幾何日乃天翻地覆遂至此極幸先生簡在帝心作救時宰相爲山河吐氣爲祖宗與大行皇帝報仇雪恥爲中原燃再爐之寒灰起已骼之白骨生不賀先生宅揆納麓正賀大麓席上得此至人耳聊城篝燈時先生入山之與惟恐不深生卜度天人妄謂淮蔡之屬非天津橋上客不得今何如乎先生應記前言如昨也正不必抱烟霞之想矣先生去聊城二十日生孤舟冒險鼓棹而下遇賊遇兵受盡魔障劣得至都不死正以待先生之今日側聞

先生屢經匡蒲之變惟是道體無恙神呵鬼護天之所以成就先生者蓋專以借重於今日何其快快生端午日儆居蔣辰榮命下旦晩手頰以望季子之來

奉胡大參書　　前　人

旭日曈曨忽駕扶桑九年陰霾妖氛一旦洒滌雖造化欲開太平哉亦諸長者先生抑滯豐蔀積有歲氷寘挽默移精神所通感動元黃然後天心厭亂以天大將軍杵擢此摩軍耳不然悠悠氣運知其作何究竟耶從九月間病榻中讀浮囊大刻不翅筰筏引人飛渡彼岸何慈悲至此哉祗以藥裏關心問訊踈濶空負耿耿屬今上當陽千載一

[illegible]雖遲無以攄宗[illegible]

請因隨能箸落雲霧酒熱腸聖主賜予閑身敢來便作[illegible]

佛否則東西南北隨宜利導仍是一尊行佛等佛耳莫愛

齋而倦行是則眞佛也唯先生愈益勉之高邱二一公祖推

愛屋烏覺草野間炊有靈氣幾同染翰箋謝叉怠書生無

逕祖父母之體輒每中止然感知私衷難可閑鬱滿期共

變聖朝流光汗青作千秋偉人是則草野旦晚之祝頌也

不次

奉蓬元轉謝東平王書　　前人

東平豪達卓举汪洋無際愛客處左不數信陵生仰止高

齒十三攖於今矣辱承榮命欽寵以監紀倚任益爲老師鑑上之烏故易添顏色耳此正弟子捧檄心喜時況得與耦明僧好聯轡談道橫槊賦詩更足抒年來幽結眞足情慰生平矣惟是老母年逾七十多愁善病久客思鄉懸念諸甥動輒號泣況自斯家口問河兩度遇土賊弟子躬率妻孥冒死格鬭老母抱幼孫中賊磚石額破骨出流血數升暈倒舟中劣得不隕弟子修行無力禍逮根本乞今五閱月尙未脫藥裹每行數步即犯暈症攙曳風燭非尋常桑榆喻磁所可比擬即欲勉效犬馬一埽東平門奈此沖齒曉暮不歇㶉㶉七十餘年老人何側闢東平[illegible]

[illegible]擁佩懸魚爵荏通徽太夫人猶孺子教之東[illegible]
然承受有伯俞之色此古今來空谷絕響錫類之永覺
[illegible]恒執當必俯鑒下情非出迂矯不然拾顯赫之功名甘
飢寒以行乞世無此不識好惡之庸夫也弟子憂患老矣
筆花雖槁劍氣猶存叩轅門而謝知已尚笑淮南山川為
然淺也伏望老師臺道此區區下雖萬難之懷庶幾不開
棄於當代賢豪爲異日酧報道德地耳臨箋北望無限懸
緊

報學師書　　前人

讀書論世私涉海內人豪於東國張宗師心儀山斗褰裳

晉矣既枉物色兼寵筐篚自宜受模就範以償夙願但慈
幃背棄而後入理乖違改衰麻以襲子衿割袺遺而就廨
署顧影撫心殊深忉怛恐張大宗師亦無取此薄譎之士
為也儻鴻蔭三年無滅性之譏計張大宗師咫尺探席末
使登龍當從其嗣君處通一消息上下千秋必將有日也
乞師台委曲達此情事慮知佩遇盟之嵩河臨楮聳惶崇
[illegible]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馬士英書　　　　　　　　　　　前人

[illegible]寄師相苻郊垧之幽音頌春風誠[illegible]舞隽雅[illegible]
[illegible]為賴皇帝[illegible]

小緩一日以全精金笺藍之器某仰瀆知遇無可爲報惟有不欺寸心以事函席而已不識忌諱何任悚惻瞻望之至

與西華左令書　　孫奇逢　容城

憶乙丙之際璫禍燄天哲人實地忠毅先生之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然在心目間當時忠毅公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蘿生允之爾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尚得抵晤於燕台易水之上敦敘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國變後魚雁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頃聞老世兄分符

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遥相聞問也偶於旅次遇諸生李樾詢知為貴治士好藉便附候因有所感自逆闖鼎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為之臣且恥與之同姓有理寒石先生諱𢘑和者當世所稱曾仲連後一人也僕未識其人儀其風節尚可以廉頑立懦聞其家僅有一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昏有子高節不能庇其老弱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老世兄為聲氣宗盟於此維持風教之事片言懿行每搜輯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李生寒石姻友搜輯遺文已面任之或不負也

合親白兄諱夔龍去歲寓書已作報字恐浮沉再錄一便希致之

上吳邑侯書　王鼎鎮邑人

頃承老父母爲政改絃更張而以鹽政下詢也治鎮已布區區以告矣然感此虛懷更有不盡之談不敢不再一傾吐蓋今華民之所苦者鹽價之外尚有里長一差每逢簽派如赴水火之中有隙可逃即携妻子竄廬墓而去夫何異之至於此極也揆厥所苦蓋有二端一則花戸不肯完糧里長獨受比較里長愈受比較花戸愈不完糧里長之家花戸也如水投石花戸之視里長也如秦視越爲今之

計莫若於三四限之外宜拘花戶而比之而一面仍不鬆里長也糧之完也自速如流水矣一則正糧有數雜差無數姑指其十二者言之上司差人提取前件一人一馬日費無量及其去也聽敬十餘兩不等皆里長賠之而要之所提者不過廻文一紙耳奇貨在此來者日多此其費不當稍裁其數乎上司經過勢必須雇倨馬一匹價必四兩亦里長賠之而要之東不過七十里之陳州北不過七十里之扶溝此其費不當稍節其數乎解銀百兩每幫價七兩亦里長賠之此費不當稍省其數乎更可異者卽如水膠水角解部之銀不過八十餘兩而幫價則三百有奇此

其費亦至長賠之而爲甚長或有田不過頃餘值銀不過十兩數十畝值銀不過數兩則亦安得而不逃乎

答朱邑侯書　　王遵訓 邑人

古汴東南有華邑撲瘠土廣人烟稀自離兵燹經太平草萊漸闢流民歸昔時苦賊不苦賦帶牛佩犢走如鶩於今民力困應紓新糧舊逋難兼顧邇歲頻遭水旱仍里差甫竣河夫增催呼幇貼無虛日貧戶何嘗餘斗升非無令長思調劑先謀休養紬苛細坐席未暖輒糾纏不到瓜期已代替天心倘欲兆盈寧簡賢從此慰輿情枳棘豈堪棲鳳羽荒疆且復煩經營鄙人生長桑梓間未嫺醫藥知痌瘝

尫羸積弱誰爲療疴待參苓煉丸還使君虛懷勤咨訪欲
爲百里圖安攘此方困敝誰具陳一二安能措諸掌卽如
築城與鑿池守土衛財全在茲今之圯廢修無力藉以捍
患將安資往者詰盜委練總此輩半屬不良種名爲稽查
實黨惡何如保甲恃無恐則壞定賦土惟三此僅下中上
禾堪旱乾枯燥難樹藝畜洩滋培非俗諳夏獲半拋秋灌
雨低田無計新禾黎時[illegible]不施水莫容隤隄決障迸洲渚
典鬻甫將正供完豈知雜項欠多端滑胥扣飽襍項去農
民依舊因重剢里甲賣富貴貧薄筦庫經承互求索不[illegible]
[illegible]職貪緣威樹積漸成旁落惟有誰嚴釐要[illegible]

[illegible]到於今[illegible]
祛無由犀照如君[illegible]數[illegible]
一籌

復朱邑侯書　　前人

製錦才優種花春滿恵試割牛之技獲分鳳羽之輝其為
跂仰寧俟異時祗緣滞迹京塵莫由躋琴堂而中忭舞疎
節之愆知在老父母鑒諒中矣治訓鄉拈耕讀從不預戸
外事承老父母優禮加之感佩無既至若毀鹽一節治固
不敢貪天功為已力然塵引令戸商代銷亦曾議及當不
至兩處併催貽累地方也臨楮可勝翹切

序引

送殷侑使回鶻序

唐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並睿叡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郎中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

[illegible]別河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illegible]擊[illegible]諸

[illegible]於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見於言面豈不

[illegible]眞大丈夫哉丞相以[illegible]部眞能知人矣士不通

[illegible]未定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西華李天映尹句容序　　明　王華　餘姚人

國家字御極之十有七年策天下士試之錄禮部所舉士

三百人華等三人授職翰林餘皆試政於有司未幾有

詔命出使者有持服去官者有因疾歸養者甫三四月而

缺羣索居殆將六分之一焉茲天官卿以內外有司之缺

奏取諸試政者次第補之授以兩京之職者十一人知州

君一人推官者四人知縣者四十九人而此辰彼參又將循蹤於前矣西華李君天映得句容之官有日同年之在朝者相率爲晏會以餞之以華謬爲舉首宜贈之言夫相契僅踰半載而昔之合者離聚者散已幾三分之一則自此而去數十年之後其人事有盈虛倚伏而倏往倏來之無常欲求爲今日之會邈乎不可期能不爲之感慨耶雖然所望於同年友者豈徒在於流連酒炙握手交懽彈冠相處而已耶以上則爲國以下則爲民其在已則爲道義而不爲勢利更相切磋不以死生禍福貳其心則其別去雖遠在千萬里之外而心交神會常如面晤於咫尺也李

君試政銓部其於生民之利病吏胥之淑慝獄訟簿書之可否得失固已熟究而詳察矣以之往任是職殆如養叔射葉矢必中的庖丁鮮牛刀必中窾尚何患政事之不舉哉矧聖天子軫念元元其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歲命憲臣巡行郡縣課其治行殿最以舉黜陟勸懲之典故今之人官臺省者率皆曩時郡縣治行超卓之人也則李君今雖暫別終當久與相處斯行也吾輩尚當共勉勵以副中外之望亦何必爲之重慨耶

送西華金太守擢徽寧憲副序　　明　湯賓尹　宣城人

治行功問乘時表異者往往有之而不必聞道士不聞道

百智而益之愚百賢能而無益於不肖也淸人之淸材人之材惠人之惠於以臨長郡國部發功聲有餘矣我淸孰爲濁者我材孰爲罷耎不及者我惠孰爲酷者翹然自負矜長而詡焉好以形物利害之中於人亦各居其倍焉且無者取名甚尊而惠者集譽甚捷挾名以修行有名之所不及者焉割惠以收人遺於所收亦云多矣夫惟有道者之於吏政非不淸也非不惠也非粥粥亡能也而未嘗有淸與惠與材之色本之以義理陶鎔之以學問其身若鏡印物以形而不自留形也其於民也若養春之方至萬物皆乘氣以生而不謝恩焉遂彰聞諸其人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亦將愛人而不本於學道者矣細人之姑息是[illegible]
道之愛斯爲眞愛學道之治斯爲上治我郡雖薄後先名
名太守然以學道著聞者亦未數數也百餘年來連得盱
江漢陽兩先生盱江守性居德雜臺輿春販爲嘯歌而郡
大治漢陽介特清貞絕請寄訖富威而郡亦大治張弛之
用各因乎時大小之差一隨其量其與聞道均也乃今更
得西華金公飲物以和持身以介初下車佐領有不若者
亟斥之數年內衆屬望風未聞墨而宿書境也歲之不若
萬戶皇皇公多方蠲請豫糴以待佗郡闔殍徙無算而我
郡耄倪忘爲飢荒蓋公所硏者性命所行者明德新民之

學靖非絶物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而已惠非收物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而已所尤難公者昕江時鄉大夫陳詩說禮相唱和佐稀盛世之風漢陽時風氣漸澆已未免貴辭色矣及今日淩囂誶鰲發之大紳用公之明威折箠可使也而公壹鎮之以靜嘿膈之以和平使人務爲循本省已之功而衆循於弭彊伏戮之術斯不亦洗心專氣極學問之深功乎當荒政舉行時家封史走不肖書曰每使君談及小民流淚彼而有不可解之至痛有郡以來愛人之君金公一而已公擢倚兵使者轄六郡一州猶吾舊地德禮之化久而愈成遠而四訖者乎郡士民於公知而不可知言

而不可言而亍爲言其大者治行雖多要之以學道爲本

胡隆宇疏草序　　　　　洪清書

世宙兩大不朽曰行曰言言非行不實行非言不傳傳將行之永久實維言之建立夫建立有時會有氣運無借於言者也而擬議於初作法於後言之維係則不可誣矣況諫議司言其言徵直言也循職致勞弗茹弗吐名節之際古今矜重焉吾鄉胡隆宇先生官兵垣時屬皇祖神宗在宥交職無闕雖海內騷騷多故而旋起旋滅處此而進言者譬之曲突徙薪敢曰無當實易侵尋即賈生痛哭之疏亦無不文字目之彼古今已效之言鑿鑿可據猶視爲糟

粕況居今未試之言悠悠無補誰肯信爲著蔡哉悲已昔宋莆田給諫嘗謂余曰胡長公奏疏無論識卓其文之蒼鬱沉痛誦之有裨舉子業葢與秀才言文章事耳余又十五年來乃得通曉先生奏議唯是以臣心入情事之微以臣身付利害之外人存則救時之盧扁言傳則必効之方書也友人曰時移事遷方書可行之今天下無謬盭乎余曰孟德之解孫武也解以己意故其用兵捷効倍古是在用之者用吾心所通以求書所未通而言之利遂普然則先生之書之言在當日若蚤在今日若遲七年病三年艾求之得不益遑遑耶世獨無善言耳或有言而不能用或用

[illegible][illegible]索究左右無方大抵能言者多而善用之者寡此論

[illegible]君微而言之所以無當孫樵曰以鑄子農饋饋農子

言以矜子女賚女百楮使立言者誠得一人論紬繹取用將

畢世不可得殫而謂方有不宜今者哉葵丘一世兄摻先人

遺草鐫之以徵余序君子曰國有嘉猷鄉存文獻忠臣孝

子之意端於胡諫議疏草一刻有慨於衷云

劉躍如遺草序　　　王鼎鎮　邑人

余華人也請言華人即華人亦有不盡知者請言所知則

劉子躍如其一耳躍如生平故多癖鄉人或未之識也而

具眼識之如何曰其一癖在宕千金之產數而盡家徒四

壁泊如也曰丈夫有志固應四海空囊耳其一癖在談人所可也而或否之人所否也而或可之風雨之夕一燈熒然若逆寒泉而霏玉屑也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非孟夫子誰敢道之其一癖在飲令晨佳節花開酒熟忘分盡懽曰黃粱未熟正自逢場作戲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其一癖在書危峯阻日自爲一家體評以爲鍾則鍾評以爲王則王曰學人下筆當使有數萬卷書氣象不則楷書吏耳其一癖在詩溫厚中有精靈瀟洒中有肅括揮之使高則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使清則十五夜吞江之月日吾以自適耳他奚知蓋嘗思之聖人不必言矣其下皆賢[illegible]

有癖杜預有左傳癖王武子有馬癖米南宮有石癖凡有癖者皆庸人也其有疑於躍如

箕城金氏復興禮會序　　邑令劉焜

箕城金氏號稱望族文章德行炳炳彪彪惟能以禮治其家而不囿於習也考其先自遼左參政諱勵者首立禮會以約束其族人聊城縣令諱士淳又起而纘述前徽取所定條約十則更爲註解使族人益曉然知所遵守雖其間不無廢興而流風未墜人多古處今孝廉諱永萬者以族衆繁衍恐賢愚不一以爲祖宗羞復與其族之賢豪澄浩等振興禮會因其條約引而伸之以相勸戒又立家長副

長以董率之甚以繩其祖武垂裕後昆非禮無由也族之人知孝廉之所以急急於此者一本遵左鄉城之遺意而以尊祖敬宗之心迫而爲遷善改過之念各以禮自治不待勸而趋於善不待戒而自不爲惡將見仁風翔洽肅肅雝雝此閭里之端亦邦家之光令茲土者有厚望焉時雍正甲寅歲太呂之月

鄉飲壽序　　前人

天子以英年踐祚統御區夏秉堯之德布舜之政薄海內外罔不喁喁向化雖時雍於變之盛茂以加茲然猶宵衣旰食勤求民瘼已治益求其治已安益求其安春補

助[illegible]縣[illegible]天下所在郡邑修學[illegible]之禮導其子弟以加惠於鄉黨高年之老恩至渥也典至隆也余待罪此邦歷有年數敢不矢公矢愼博採輿論以無忝於厥職於是進邑之紳士閭胥而謀之曰李先生念育哉余曰先生何德之修也可得而聞乎有進而言曰先生雖世豐厚而謙沖好禮以故士多歸之座上客常滿緯有戰國四君之遺風人有以亟來謁者輒爲處業而振護之未嘗有幾微厭倦之色是古任卹之行也置義莊以供館穀廨宇以處績學名宦鄉賢咸有妥侑之室是其功又大有造於校宮也昔范文正立義田贍族施宅基以爲蘇

州學含至今猶嘖嘖人口先生詎不與古人爭烈乎以是
而在賓介之位允無忝余曰唯唯尤有進又有作而言曰
先生事繼母也以孝聞人無閒於門內之言是古曾閔之
難也其撫孤姪也以慈聞家無常見是古氾毓之忧也葢
宗族稱孝弟鄉黨稱忠信以至婣戚閭黨生平無毫忽可
褒之累於人口以是而應尚德引年之舉寧不足以光大
典乎余曰有是哉德之選也無詭於余之所聞也請以名
聞於是牒下大敞明倫之堂具酒醴布几筵設介僎選生
徒歌鹿鳴之章奏雅頌之樂以爲先生壽其時環橋門而
觀禮者數千人覩茲雍容之盛莫不聳動欣羨相傳以爲

榮幸余不禁喟然嘆曰積善餘慶義聖之言召人久矣云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是維厲德以荷此百祿耳今先生以古稀之年膺茲曠典游光揚聲饒以爲榮燕山五桂枝枝爭奇所謂爾昌爾熾者不於此而益徵其理之弗爽哉雖然先生亦知所自乎國家太平幾及百年今

天子即位以來務省徭減賦與民休戚方以太和至順之治鼓動天下此王道所涵濡也雖遐陬絕徼之區猶將有聞風而興起者豈獨積善蓄德耀里閈而示子孫者先生一人一家慶哉乾隆戊午歲正之下浣爲先生攬揆辰子姓姻戚乃相率謀製錦以爲先生壽乞言於余余因述其遇之

盛與善慶之可信者如此並爲斯邑人士勸

商陵鐵樹序

儒學 李南

高宗陵前神道西有古樹焉不知始自何時植自何人一株兩幹無枝無皮圍二尺高三丈許望之若枯木即之實饒生意叩之錚錚然有金石聲堅而不可磨厲而不可玩其性其色皆如鉄然故土人以鐵樹名之相傳商陵鉄樹爲華邑八景之一華學士予忽而不察意於無言若不知有此樹者予司鐸茲土一歲兩祭始至見而異之以爲此即高宗之靈所鍾當與夫子墓之楷檜並觀自是每至必與諸生徘徊[illegible]於其下[illegible]亦欣欣[illegible]

蒔六載余亦將去恐為樵牧所傷約諸生護以花墻為詩二絶繪其形並勒諸石俾與檜並傳不朽云

送吳邑侯調任淮寧序　　前　人

自古名臣歷屢遷之榮建不朽之業者皆由天以主之天欲用其人必先試其才才屢試而不窮用亦屢遷而不已古有傳人今於我公見之公家居昆陵為江左望族其族之由科第列仕籍者代不乏人公以特達之才親炙其庭訓博學無方志大而不囿於鄉壯遊於秦晉燕趙間教學並進者十餘年由成均入北闈雖未一第而聲譽已彰彰矣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取入律例館纂修書成議叙初授豫省偃師試
尹　撫憲雅公一見而器重之甫一載調永城任永六載
歷署邑事者九陳郡七邑公署其四丁卯春適華邑缺員
撫憲碩公憫華民之困非公不能抒也由署扶題授西
華莅任之日兩邑之民送迎相接壹怨交騰有二郡爭守
之風甫下車首刱笞刑次立書院仁育義正之心已盡於
此三年之間再遇水患公親履民間察其災之輕重驗其
家之有無酌量請賑散賑之日民情貼然一遇軍務凋敝
之餘物力維艱所需車馬等項公皆從約而假諸富戶繳
則償其値不雖貧民[illegible]

晉歷三時而後還[illegible]民相安於無事諸臺憲甘棠在[illegible]
來深悉華邑被水情形由於渚河欲爲善後之計日饑[illegible]
於道路猶未暇及已已冬賑務稍停集紳士於倫堂閱疏
之議方興調淮之章已上豈華之福薄淮之福獨厚歟抑
公之大德有以得福故也今我
皇上勵精圖治加意循良　大中丞鄂公察吏安民知人善任
薦賢所以爲國用人實以承天前之歷署九邑正天之所
以試公今之由華調淮正公之所由大用於天也今日宰
大邑異日即可以宰天下廉憲家風有光於前鄉國教
垂裕於後位極人臣人文蔚起歷屢遷之榮建不朽之業

天之厚報於公者皆由調淮肇其端也紳士感公之德索
言於愚愚忝綠幃久被青目留公無計送公有詞爰歌一
闋以贈

陽春有脚兮徧四方栽花滿縣兮花爭芳三年報最兮動
君王特進大邑兮展所長兩袖清風兮出華堂一路福星兮照
淮陽聊將箕疇五福兮助行裝載在駟馬高車兮歷九遷
以無疆

李何二節婦序

胡　徵　邑人

慨自人心不古世風日漓貞節之事葢鮮聞矣即間有臯
於鄉而聞於官者則或以似而亂眞或以賄而干譽可勝

[illegible]不[illegible]貺日見至眞不誣者[illegible]鄉得[illegible]入歲其[illegible]曰李門李氏孤而無依流離艱苦竭力以補[illegible]其夫[illegible]欠之債至今年逾五旬其一[illegible]家[illegible]何氏貧而無告有老媼[illegible]以改適且只道其事之甚善者語既終乃徐應之曰果如是善乎汝何不爲之已卒於康熙年間矣鄉人多憐其情之苦而重其義之高欲爲旌表之舉以砥厲節而勵風俗愚以高祖妣尹氏之故感傷尤深故不憚上請官長壽扁旌異下約閭里捐穀周恤則生者苦衷死者幽魂庶幾乎慰仁人君子留心世道必有同心當不以此舉爲迂踈無補云

西華逸草序　　　　前人

大河之外嵩高之左京索溱洧合流而東南曲繞西華城之三面又南三里當明之季先從曾祖卜其湄而修園築室焉園因以湄名而曾祖亦因以爲號其良友有洪桑金諸君子受業者則理寒石恒會於其上或書畫或嘯歌或撫絃動操或此唱彼和恒累月不去亦一時之德星聚也豈非古今不多覯之盛事乎至於今約百年某懼先人之美久而不傳蒐羅其逸草而删定之寒石從孫完璧懷一聰穎絕倫年少而請當世之務亦同此志乃捐金命梓倚望之有心者見而異之曰此亦唐倡人之詩[illegible]從而考

之以附古今書籍之林則吾與[illegible]

理寒不文集序　　錢[illegible]

蘇門孫徵君與西華左谷書稱先生爲魯連後一人而[illegible]洋山人作蘇門三賢詩即引徵君此語以爲定論盖達之特立獨行至死而不變者吾必曰先生爲今去先生之歿百有餘年矣其從孫完璧爲輯其遺稾而鋟之兵燹之後頗有殘失所付梓者十之四予[illegible]少時喜讀先生文字久而尋繹翫味乃稍能窺見其論[illegible]盖先生之文洸洋恣肆有辟易萬夫之槩而不屑規規於古述其奇情快趣獨往獨來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嘗聞之故老先生瓌偉倜

攄事事以經濟自期其於忠孝大節尤其所纏綿而篤摯
者不幸當明季俶擾之世懷抱利器既不得一有所施而
君親家國之感鬱勃於中而不能自已則一寓於詩文以宣
之其呼號涕洟固足見服忠佩孝之旨卽[illegible][illegible]流連之[illegible]
亦別有託寄而非嘲風弄月者所可擬也[illegible]乃竟[illegible][illegible]士
勵節於危難之中投軀致命視死如歸繼古之烈士無愧
色其信可以耀日星而勒金石矣今華邑士夫之家得
先生片詞隻字罔不競相傳寫卽四方之士亦多有
訪求先生之遺文者正使今日無[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先生之述作
每有可長留於人世何者其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結於楮墨之[illegible]

不可得而磨滅故也非然者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爲覆瓿物矣其得與先生爭文價之低昂否耶昔魯仲連不以文章著名其傳於後世者僅遺聊城燕將一書耳嚮使其雄文麗藻褎然成帙則世之諷誦把翫宜何如者嗚呼可以知先生之文之必傳於後無疑也

胡泝遠詩序　　李完璧　邑人

泝遠吾師賦性簡遠不屑世務步趨言笑悉準先正不肯一事草草生平世味淡如也平日著作不止詩文方韻相轉質疑六冊辨難經史多發前人所未發常思梓以問世而力未逮也今先刊詩數篇族孫霖蒼聞予此舉捐資相

助海內君子誦讀之餘自有眞賞或不以予爲阿私所好云

建園祠堂序　　前　人

先寒石先生厭俗好奇抗志古人以修德砥行爲先務博古窮經爲快事韓公一傳足以見其大略矣天下所共尊而於吾族爲尤切易明而清近百年並未嘗立廟祀亦一大憾事也今率族衆各隨意捐資共建一祠春秋祭享不獨吾族有所致敬即而鄉黨亦借以寄景仰之思自今以後將見善者有所勸而不類者有所懲當亦移風易俗之一大機權也所關豈淺哉吾族其共勉之

史公德政序

胡希璽

自古莅民者非寬則猛寬則民慢猛則民殘二者均不能無弊若夫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此國僑所以稱遺愛也漢唐以來代有循良惟龔黃卓魯爲最要以愛民之心行惠民之政美旂常光竹帛豈不休哉邑宰豫軒史公係溧陽中堂分派由丙戌進士歷官吏部驗封員外郎景星大人所自出家學淵源盛德積累耋有自矣公以簪纓世胄任開封分府糧務其譽望風聲藹蒸於華邑者已非一日歲丙寅華邑災公素獲上奉制臺令赴華查災維時秋水方漲平地深丈許公念切民依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凡華被災處皆公經歷處邑西南磚橋等地方鴐遠同事者憚行公毅然不以爲難時舟行水中風雨驟至前後無所棲泊舟中人莫不惶恐公神色自若毫不動念雖公之器識過人亦由爲華邑者深故履危蹈險而不懼也卒以一覽奏准華邑之災蒙

皇恩賜復蠲租出粟賑飢舉千萬戶待哺之民而生全之者公之賜也旣而代庖華邑歲值飢饉公撫凋獘之民披月戴星庶務就理焉蓋勤謹和緩四字量爲公之所持者素矣值春耕時彌久不雨省躬虔禱甘霖立沛其至誠若天如此至於接待紳士情交兼盡[illegible]又[illegible]

故我華邑望公如望慈父母焉公至華華得慈父母矣華之人士方賴公永作此地司牧以爲華邑一路福星惜乎歷冬及春而瓜期已屆此華民所攀轅臥轍莫可如何者也公之報政曾幾何時公之德施曷其有極諺云古今人不相及也余蒙公裁培委以義館掌教今值公之歸沐公之德深自不能已於言且又不敢以虛詞相褒美謹據公之實政而畧道其什一是爲序

西華姚子棟詩引　撫憲　魏　憲

魏子曰此箕城姚孝廉之詩也孝廉早孤力學不少怠於舉子業深有所得每下筆風雨驟至鄉試之日停午完七

藝主司見其敏妙預榜其名以待都人士靡不以大器期之遭時不偶屢罷公車以天下不可問始刻意爲詩歷燕趙齊魯秦晉吳越之境每遇名勝必攝屐登焉興至則淋漓對酒賦詩自遣目中幾空一世見紈袴之子避之若將浼焉故往往以不合時宜自歌自嘯時亦無有能知之者孝廉亦終不許人知獨與其友金良甫張九有相得益章曰天不可問吾其問天也歟哉故爲詩多磊落嶔崎之槩不規規焉臨摹漢魏則傚三唐以嘐嘐古人爲也余遊雪苑太史米紫來方令長葛屢爲孝廉擊節因得以其詩布諸天下

西華王信初詩引

中原風雅自空同崛起以全力矯揉曼之習至擬山而益拓之故吳越燕趙諸子不得於其筆陣之雄爭勝於一日余近徵詩大梁以郵筒至者無慮數十家多步趨擬山欲以人地自樹垣牖囂或隣亢僻則傷奇於忠厚和平之旨失之愈遠獨侍御信初王先生擅屠龍繡虎之資衍輝山媚澤之句律宗王孟古入陶韋一切藻繪纖靡之氣芟之始盡光明所屆可以上下千年皭然不滓者或歸其教於太翁京兆公有南喬北梓之稱余謂京兆以藎謇侍御以蘊賞京兆以振盪侍御以深蓄繼起之功不必盡同蓋相

師一堂肖貌不如得神蹤迹不如分軫也昔賈曾知制誥才軼一時至元宗傳位誤冊復命其子雖有盛典繼美之譽詞章未必盡同也王子裕精繪事點染人物俱極蒼古子繼山世其業尤以白描山水見長彼有師心之智渾忘學治之工況箕城椿桂卓前越後君然詞賦之林者哉今其詩俱在余將倒彼錦囊與才識者辨之府志

募捐衍疇書院引　邑令　吳　滐　昆陵人

今

天子雅化作人直省遠近學宮而外類皆建立書院以承德意以敷文教中州氣稟清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邇年以來箕風未爲大振[illegible]

[illegible]之者沬盡[illegible]與術敷余承之茲邑有志剏建書[illegible]

[illegible]無米之炊會[illegible]有贏餘請於各上憲先留爲闢地之

費而建造尙苦無資也國學胡蘊和李慶元首先捐助一

[illegible]紳士踴躍爭輸俾得於箕子臺之舊趾締客館眞講堂

建師訓課租立規模洵義舉也余旣申詳各憲行將勒石

誌不朽矣而學舍未葺生徒會饌無所講業猶[illegible]自慙[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捐資遽了此事而胡李二君又言此[illegible]

首願輸助以覲厥成此亦足以見箕城之士[illegible]

第計纂教化而圖久長矣勉強泒賦寸固不敢[illegible]可以不成凡喜涵育有資子亦藉以稍盡承流宣[illegible]之責也願樂一言以爲之引

重修小窑文廟引

王輝 郯縣人

古者建國居民必先立學故自君公卿士之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皆與於學而選士造士卽出其中典誠鉅哉自封建廢而學始設於郡縣選擇名儒董其任而子弟[illegible]養其中庶於有成其意一本於古之鄉校而嚴師重道[illegible]有明倫堂釋菜行禮則有先師殿尊聖正[illegible]華之名始於漢縣之西五十里有小[illegible]

縣不知廢自何時其隍廟供存而舊學宮基址猶有可考者鎮之中有秦世賢者貧窶人也年十六爲人傭聞鄉先生講學即心向往之惜乎無有以學教之而身將老也敬惜字紙四十年不敢常臧衣省食苦積十餘年有磚木灰石若干發願重修窿之夫子歟而力不能也或勸之曰爾一貧如洗何不留此爲養身計及子若孫謀乎世賢曰不然余從幼自老自食其力吾有子一亦當自食其力且余夙願不可違噫世之擁厚貲逐壟斷爲子孫飽煖計更有示邪說修淫祀而不知道者衆矣如世賢者不亦奇男子哉夫一念之誠終始如一不顧身後不恤子孫出於貧窶

之夫況於有力者向義當何如耶自異端橫行寺宇遍天下非知道者未有不爲所惑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世賢一庶民耳而崇正如此卽爲孔子之徒可也世賢懇余文以募華之縉紳先生及學中子弟之好義者余重其不可辭因爲言以弁其首

碑記

修商王高宗廟碑　宋　王洽

陳州西華縣北二十里曰長平鄉商王高宗之陵在焉其廣二千步高百尺岡阜叢擁林木鬱蔽望之如山前有廟案輿地志列諸祀典固已久矣我朝誕膺眷命奄宅四

尾在臣庶有禦災捍患利國澤民之功著之圖史者罔不
第以六功祠以五義而血食於無窮況三代聖王以德稱
宗而道載乎六經法通於萬世者則崇奉追報其可已也
太祖皇帝開寶中嘗詔治王之廟而廣其棟宇至八十八
楹塑其像於殿中又立甘盤傅說二相夾侍左右列繪群
臣於四壁復敞東西兩序前闢重闥後嚴燕寢致齋有廳
供庖有次珍木森於其中繚墻周於其外壯麗秘邃靈威
如在歲時敕守吏恭潔致祭又禁陵旁樵採著之甲令而
邑居之民逮及旁郡牲牢祠典以日而至閒或歲偶旱暵
天降霆雨虔誠致禱旋踵以應成民致力千里蒙福故其

輸捐貲帑完飾頹朽者藉不煩號令矣謹按王承成湯太甲太戊盤庚之治中間屢衰思復興商以繩祖武雖貴爲王子而北面於甘盤旣遯遷諸荒野以勞苦其身而習知民事嗣位恭默不言思政求輔帝賚良弼發於夢寢遂審象營訪得傅說於版築胥靡之微舉以爲相師用其道以濟天下復能畏雊雉之告側身行德號稱治古自非天稟聖哲通人倫之治安能尊賢克儉備精極慮而神交上靈化格幽隱者哉宜其列商三宗方駕舜禹休名餘光與天地齊永而廟食弗絕蓋其理然也今夫朝廷典禮之重如此士民祠報之重如此而記刻無考曷以取稱邑人程氏

者植百尺巨木於庭夾以堅石置檣檝其上復斷石爲爐以借熏炳既又得樂石劬劬礱治將圖鐫勒廟之缺然者於是完矣因嘉其志之勤姑爲叙其大槪而書之

開封太守劉公生祠碑記　明　王錫民　邑人

西華治北四十里爲扶溝界界內地四千餘頃稱膏腴嘉靖初小黃河決扶溝地當下衝汪然成巨浸數年不得耕耨民大困築隄捍障募民張善守之因名張善口扶溝利決之便已阻撓起爭端有司持兩可萬歷癸巳洪水泛溢十倍往昔四十里之田廬上者如浮漚下者隨游魚元元死徙一境幾墟乃者天臨下民武昌應沙劉公守開封臺

使者下訟牒於監司監司下使君使君檄楊陳州劉扶溝田西華趙鄢陵躬行而周視嘆曰隣國爲壑是何心哉扶溝執前說公曰西華何親扶溝何疎赤子一也此利彼病父母之心不如是也且也浚西華之下流通扶溝之上流此可兩利而不相病也吾籌之審矣扶溝心服度地勢築隄責居民徐滿等世守之伐石者言以垂久久父老子弟聚族謀曰昔也汪洋今也平成昔也菹茹今也黍稷微使君吾儕小人猶然魚鱉嘗聞任光教九真牛耕九真立生祠生祠自九真始使君出我重淵之中奚啻牛耕獨不能爲九真人乎建祠尸祝曰願使君晉[illegible]司舟楫萬方蒼[illegible]

無譁允祈孔亟余謂之曰若曹知使君[illegible]
扶溝之受使君利也數十年來會其當事奔走公門暨衆
盟神醵錢聚穀擲首背徙日費數金飢不暇食勞不得息
寒暑不避持一勝心不利豈不大乎使君一旦平之審利
害之節著言在石扶溝享無事之樂西華享康平之福兩
地之利均也父老子弟曰是矣使君有言曰民之利病吾
之痌瘝有其可舉安得不舉有其可廢安得不廢兩地舉
安吾心足矣使君覆幬兩邑均平齊一猶之鳲鳩在桑兩
邑盍七子也語曰小人何知有其德則茹吾知茹德云爾
侯名如龍湖廣武昌人萬曆庚辰進士

李公善政碑

明 金勵 邑人

中州輸租舊從兩稅遺規諸役屬庸調者別有征焉頗稱不均自條鞭法立而民間征役均矣顧他邑稱均而吾邑猶有大不均平者總收一役也蓋總收之役役諸民間殷富者克之偕吏胥課其入課入者有經費吏胥守其成數其一切不經之費浸責之總收焉一與茲役即千金之子坐見其敗甚則羅重罪且亡其身是可嘆矣已二十餘年弊風相沿無有議改弦者乃邑侯李公以萬歷辛丑歲來令吾邑慈惠廉明周恤民隱目擊茲弊而深有慨於中遂詢謀於衆曰誰為此者竟戕我良民一大蠹乎牧民而亟

厥其懿如今何此而不議滌其職矣卽具議增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胥任使而脫總收之役達諸郡二千石轉闗之監司監司

嘉納咸報可二十餘年積習之弊爲之一清侯眞吾邑父

母哉於是余以使事過里中里中人士咸詣余乞文以言

用垂不朽且杜將來者之更張也余惟侯之慈惠廉明而

周恤民隱也是爲立德更革弊政使民樂業是爲立功夙

具文學而富於著述非立言乎古稱三不朽侯其兼有之

在昔黃次公爲潁州而寬和愛民龔少卿爲渤海而易亂

成治皆以事治民安爲一時循良之最以侯而方之二民

益千載同一芳軌矣方今海隅多事事之不便於民者難

以悉舉侯少須當被召入衢陟要津出其經濟才猷徐圖展措興大利黜大奸卽古人旋乾轉坤之偉績又何讓焉天下事廟堂爲重吾輩之仰庇於侯者豈獨除吾邑一弊政已乎從管窺豹一斑耳衆唯唯遂書而刊諸樂石侯名日華字君實號九疑浙之嘉禾壬辰進士

修先師孔子廟碑　明　邑令　胡璉

周禮論士之秀於鄉卽今郡縣之學三代以還斯文在孔子其道固宇宙之棟宇今之學者非孔子無所誦法固將棟宇宇宙也是故建學興賢朝廷大典修廢舉墜有司之[illegible]將臨淄百里百里之人皆一家人百里之事

昔一家事是百里之家大人也其有祀典廢墜不飭子弟息游無地家大人能不惕然懼悚然赧乎余不敏未嘗敢自諉焉往於東光務盡其力今西華之文廟學宮弛壞甚矣殿宇幾於傾頹堂舍不蔽風雨不覺憮然自失何顏拜先師對章逢哉然而時則方詘民不任勞遑遑焉求而未得殫竭心慮夙夜圖維年餘而就緒姑塞吾責庶可謁先師對章逢而所謂家大人之事或可無疚諸生進而請曰有其舉之禮之大也華故維新教之良也繼往傳來政之善也不登瑱珉恐後之無述敢以請予謝曰吾修吾職吾僇吾力耳諸生之言得無侈乎諸生再拜曰先師穆穆小

子鏘鏘猶君侯之靈安得覩此輪奐由斯門登斯堂入斯室欽如躍如豁如翕如嗣是而俊髦拔茹若侯賜也敢固以請余曰吾何言哉無已請申聖人之旨朝廷之意多士取衷焉諸生拜手曰幸甚六經聖人之微言文藝國家之令甲遵時王之制由聖人之言匹夫之志天子之猷也如其以六經爲筌蹄勳獵爲捷徑教斯衰矣高談以自奇雄辯以自騁道斯弊矣溺焉而不返假焉而不覺士斯下矣是故君子之自待以天地萬物爲吾徒道德性命爲指歸周遊參廓出入於造化進退百王之禮樂上下千古之典墳觀天下爲一身以吾身通天下行則己正物正處則[illegible]

[illegible]意於斯寤寐於斯不淆於功利是謂眞儒不流於僞[illegible]
是爲醇儒反之則僞儒矣請以自待諸生曰敢不敬勉是
役也始於庚子二月成於八月贊襄其間則主簿宋萬宇
典史戈九男教諭劉友梅訓導馬希舜趙可久工房吏潘
正崔可愛督工牛自高

文昌閣碑記　　明　萬宏祐　邑人

忠孝之道明爲聖賢幽爲顯神天人義一總以人道爲市
競奔俎豆在矣故黍稷非馨明德維馨假德非馨香彝倫
攸敘神之吐棄實甚華西築文昌閣用享梓潼夫神越人

也爲母報仇遷欽州七曲山忠晉以戰死遂祀之歷唐宋各有顯封曰左丞曰濟順王英顯王道家稱帝命爲文昌司祿如是學校咸祀蓋爲司人間祿籍云卽以神鏡帝王加隆稱顯榮矣藉非義不戴天忠不惜身仕不謀已忠孝大節轟轟烈烈與秋霜烈日爭光爲河嶽古今吐氣神何由祀又使人無忠孝之性薰蒸掘動亦何由祀神由是推之五倫立心制行之間凡友誼信別廉潔貞烈忠厚正直能輔翊人綱砥柱風化皆神之所敬服難賞者也烏用區區爲然祠可已諸曰毋廟者貌也因貌維義有所觀人之於禮樂刑政之一助也因記於碑使後人覽之[illegible]

𨚫學田碑

明 埋皂和 邑人

吾觀黃河浩渺而思水源焉當其曲折秦晉齊魯之區而横截中原也怒濤之吽䶃晴波之澄泓出龍沒魚翻翻天地大觀非自天上吞吐於星宿崙崑間則黃河終是天上物始吾祖𨚫起國初爲高皇帝草莽臣厥宅茆岡聞之父老曰茆岡當天覩黃河之岡藪茆漁人多晒網其上故極東曰灘岡與以黃河得名總之皆吾祖手闢也祖諱永新迄今三百年遺蹤斷蹟無徵據其𨚫其規模宏遠哉爾時卽朝廷庠序學校想草草未必

如今日廼吾祖實瓠學田[illegible]在城東南角直接隍隄蓋五
畝六分零和曰[illegible]規模果宏且遠也乾坤殺氣
初清藜藿荆榛才經斬伐斧斤未洒削手胝之極未歇誰
弦誰誦誰詩書日不暇給吾意蚤莫饔飧外寢耳酒耳歌
耳投耳[illegible]於定感哀鴻嗸嗸耳學田乎世有緣
一錢風波骨肉者比比未聞刻壽臾親來許也斯即萬不
可擬吾祖彼獨非人情與故至今青箱素編
無[illegible]然登天子堂揚祖烈者然五尺之童亦孳孳羅
律吾之老尚貪蠹蹟貪茶仲尼之門者 時七八五八達

[illegible]鑄於湘[illegible]之[illegible]

乜夫未起之雲仍祠宗[illegible]也[illegible]

子孫坐忘於日復一日之下[illegible]者所挽執流漾動

心者屬筆亭祖行學田之[illegible]概議[illegible]曰水有源吾想湮

者源乎於是以學田力購石[illegible]記和顛末其事使後來子

子孫孫知吾家書香開闢之遠就將無替而沐浴先德者

春秋有香火情又以見連茆岡東灘居者始則共一祖宗

血脉榮衛千載長調庶幾黃河若帶不至令吾祖怨恫冥

漠爾凡與是舉者例書名石末名之次也如其世

胡公去思碑　　前人

運會與人物恒環相古今然氣運互爲分合而人難爲[illegible]
飽鰓江河是憂何居壽前無私今案後無棄[illegible]則羈羞[illegible]
今奇矣若魯恭卓茂朱邑皆循人爲華則戴封今爲循且
人善自非共德心元氣學問不其實亦不[illegible]今慕者慕者
即聲實身世究研覺潛易[illegible][illegible]不時敦裁去千里遠究參
論堂上荷外吏毛吹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直今世爲無遺今更爲
無吾朝野咸藉其賢護[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求三代吏矣
物卷志較然貞不字[illegible]今上神聖[illegible][illegible]詔古名今鄉相[illegible]
[illegible]外銅壘長孝宗廟劉今[illegible]變會不[illegible]未[illegible]均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戎急辦賊急軍興草野覬眈投隙竊嘯則急穎牙創擄焚戮几赤子几孑遺又使供紛綸無藝則急撫字舊章亦復督趋不少假余謂列宿只尺地縱老吏舌吐首揺公青鬢入暗室並照十日取時所急者優優遊及應上官謙才下民禔福諸如條議河夫則直指使者永著爲令如擒巨寇李鴟則靖中外意外叵測省朝廷無限蒿目如聞流寇警則義倡寧露宿城頭數日月不言勤如議征膳補舊逋理隍陴與畚栽刻木隸緩刑朴鄉井不見公人追呼影響桑麻淸燕鷄犬盡闔民與合渾相忘於聲色俱泯中先是組練剿寇過華數露刃晝劫民城中鼎沸公至則却郊關外

供億辦咄咄若輩皆歷心歛手去民不知兵其他焦心彈
思政刪害馬禮存餼羊無一不爲士民造命公學問才具
超邁合符井水心霜嚴一切聲實身家悉付抹撥獨皎皎
台懸屋漏其德化元氣曼軼一時亦何能卓異循良合爲
一人中牟密桐不問彼積柴焚身天雨時往者豈敢以獨
行驕公泰後無此合直當物色錫番晝接問公治遂無江
兩憂是以九閱月歌來後望誰嗣遍四境父老子弟人意
社稷公棄河公宅外艱則又遍四境父老子弟雪涕如喪
慈親去無風辱罷公初蘇之牛路嬰兒忽失慈親伊誰[illegible]
[illegible]一城做祝融不貸實降神昔[illegible]

[illegible]遷至是會時方[illegible]行

[illegible]即發[illegible]也士紳生[illegible][illegible]案連如織不

[illegible]民罹扶服哭者衆公閔劇新故之際人百難堪乃興臺

有卒無一人為翟客今吏隸皆鬼蜮白日行無寧茲猿鶴

蟲沙娃滿時已幻化不常何況此流然則翟公負各哉公

自古人並公所致皆不為今人未聞戴封令華時有此況

[illegible]繼乘公一日留為刻碑以踵畏壘是則上下兩得乎於

[illegible]見古吏於碑見古民雖廟堂皆覓政無苛急督趨事世

[illegible]公則古今江河之感俱贊公所遺上下皆古也公有一

[illegible]經風又脂車在眼兼秦產余請公無急行為之讀東門

之什請公無忘華為之誦白露之詩

重修小窰清涼寺碑　前　人

西華偏五十里曰小陶並陶曲而東南行曰沙水水背陶左碧瓦鱗翼雙栢亭亭曰清涼寺創何年曰正統時德竒新之者幾何曰眞曉曰道隆圓果新茲者誰曰盧住曰李秉還盧李何如人曰盧窮冶李八十餘稱長者始何時曰天啟丙寅之春終何時曰今歲之暮所新殿幾宇為幾楹曰六宇楹凡四十有奇共事幾人終費幾何曰劇哉具石塈方其新之也余蓋讀書於寺之丈室劉木鍛鐵聲相賡以相勸丁丁肅肅也盧董事為寢處於伽藍中飲啖外一

□布悉入之李手指示□□觀傳募如□□其窟給□陶勿恤勿退余嘆曰勞與懇也使朝廷得此老何至憂乎浚室哉盧李爲友人語余曰事成請以勞記室余笑受之今果成斬新香界矣慚余多病放廢手腕靈氣落落耗盡不能一一洗發是舉耳且此事亦無容洗發也佛菩薩精好出於金泥木出於山鐵出於冶甓瓦出於陶財則出於割舍抄木小陶儼然具在使我佞佛佛不受諛人人不受即我亦不受不安此事亦何容洗發耶余因是動大顯之願大衆捨情慾如財事君親如佛辦天下國家事如佛乎先事不投艱於人後事不居美於已則清涼寺之新是

蓋世者一重公案也雖然此大雄毛膚耳若夫日炙風吹求消疣解一箸非世之所能致亦非世之所能新余即贊藝一語終是蚊啄鐵牛

懸眞觀碑記　　明　王敬民　邑人

竊惟百神均有裨於民均民之所仰而敬祀者也求其威靈赫奕表表人間勅封崇報代代相繼莫若泰山之山震武當之元帝尤烈焉冀城之陽曰茅岡者懸眞觀枕其麓創自國初李氏永新其來舊矣前建元帝行宮後建玉皇丈殿而閣玉皇土地牛王[illegible]水[illegible]洪山環列左右[illegible]三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業而事祀[illegible]香[illegible]

蜀[illegible]寺立祭爲蝕典茲欲崇其廟貌托其神靈[illegible]

[illegible]等[illegible]如家皆歡然應欣然從也遂卜地於上帝之左[illegible]

建三[illegible]殿又[illegible]地於黃籙殿之東以建實府祠王義感孚

[illegible]道[illegible]總遐邇士民捐貲爭先後焉工善其事民勤其役

[illegible]存[illegible]堂諸祠以次落成然規模創矣而制或未備殿

[illegible]亥而像猶未設越明年而李羽士之疾作召諸弟子

[illegible]吾疾已不諱矣所遺憾者廼志未竟而殿祠之設爲虛

設[illegible]等果然不墜吾志毅然以之爲己任否其徒若董

信厲府世方以重厚見褒而惜其無爲守靜也府之徒曰張謹潤者從而進曰我祖志大而亡早吾輩碌碌焉能彷彿萬一也雖然先人有是志而後人不知有以成之不孝孰甚焉閏不敏敢不黽勉以繼其志乎言畢而李羽士率衆而追潤子勞心焦思夙夜無寢募緣振鐸苦不休以故近悅遠來施財輸粟靡然響應歷三載而三寶像設十王形著與凡鬼罪人森然畢具矣功成紀費約金百餘簽謂是殿也潤其善繼前人之志而善述前人之事者也非[illegible]歟夫達人者能之予嘗過而遊於觀謁諸神詢知其故[illegible]羨齡子嘉謨掇拾續未畢旨因求記於予予嘉羽士之[illegible]

而　同會之請謹按三霞元君乃觀世音化現位鎮天之號冊顯碧霞之一封統嶽之神兵掌人間之善惡皇圖府以鞏固億兆借以監察且冥府十王悉攝於三霞而人間善惡或考覈於冥府善者福而惡者禍昭然不爽賞有功而罰有罪確乎不易此其理雖設於杳茫而功有補於勸戒汲汲廟貌之崇形象之塑孰云不宜嗟乎廟祠恆存則道澗之功亦與俱存金石不朽則道澗之功同其不朽後之繼道澗而興者其當留意於是焉

重修城隍廟碑　　前人

稽古黃帝畫野分州而城之名未起也崇伯鯀始爲城而

隍之名未起也城隍之文並見於易象而廟之名與祀之
禮未起也及觀李陽冰當塗城隍廟之文杜拾遺沽酒賽
城隍之句則城隍之有廟祀其殆起於李唐已按祭法聖
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八蜡
中有坊與水庸坊視城則甲甚水庸祀隍則浚甚先王念
徵功列在祀典況王公設險巍乎淵乎保障生民屏翰王
國正祭法所謂禦大災捍大患者可無廟貌祭祀以圖報
之乎茲者謂李唐萬目舉茲亦一徵我太祖高皇帝御宇
之初詔天下城隍皆新其命俾春秋得與風雲雷雨山川
之祠並壇饗祀勅頒則受守令廟謁每歲祀厲壇躬正位

享專祀又制守令初下車齋宿於廟首與神誓然後視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肅然幽明共理之義茲則李唐以來所未備也猗與聖祖其達因革之權者歟西華之有城隍在戰國列之魏地又有長平清水今皆省入又或稱箕城總之西華擅今名縣治中有城隍廟一區所自來矣國初因勝國舊趾草創未備天順以來屢經修葺載在邑乘可考但門臨衢市門以內即正殿殿後即寢宮後隙地畀故基丈許識者咸病其淺隘也萬歷戊戌關中侯以省進士奉檄爲吾華令慨然欲改作正殿增建二門值歲穀不登民力未可輕用又二年時爲庚子歲頗稔侯乃謀之僚佐

謀之士大夫僉曰工可興也侯遂首蠲俸金若干余亦輸金若干諸士大夫咸量力輸金而鄉民尚義亦有輸之者於是以經費屬監生李大經以營度屬鄉官王錫民惟侯實監臨之崇土於卑與故基埒而移寢殿神庖建之爾乃移正殿於寢殿之基作翼室於正殿左右扁分六曹而承簽架閣二室附爾乃即正殿故基創建二門三扇爽闓軒豁若兩廊神則儼然存二門外經始於正月上日凡十閱月而告成不亟不徐神人胥慶其兩殿神像雖仍舊貫而重門洞開綿邈深邃殿寢廊廡煥然整新進拜宇下者靡不肅將祗歡工程浩大不可無紀侯則屬余紀其事余惟

廟貌若城隍之神也而城與隍則神之形也廟貌增飾神

斯靈矣而吾華城隍形制未盡堅深一遇變驚難與成守往事可為炯鑒余嘗與侯議增修而侯亦毅然為已任嗣是築鑿有其期矣嗚呼有廟祀神則神安增修形制則形全神安形全居常為吾人福不變為吾人衛無容辭矣至若廊廡肖像為人間善惡咸有報應涉於釋氏輪廻果報之談用以警惕愚頑記所不在也

重修夏亭東嶽祠碑記

明邑令 張淳

按西華舊志載東嶽祠有三而夏亭其一也其地距邑東三十里許居民稠伍聯給千有餘家交易四集為古名鎮

焉中有嶽祠舊趾傳延日久天順間有道流張姓三陽名
者來主是廟能以符水愈人疾時周府洸邸王患疾沉痾
憂寢神告曰得三陽符水愈之速走旗校召試之弗行但
以符水進王疾遂愈遣官隆禮具以謝三陽却不受王德
之鑄東嶽銅法身長丈餘以侈其美而永其傳是廟遂因
之而振三陽大梁人作混元經行於世時人以地仙呼之
厥後廟是人非殿宇傾圮神無所依人之思致崇奉也久
矣正德八年本社義民張氏曰臣曰載者篤目於斯而更
[illegible]之念有不能已一日醵酒會衆而言曰古有嶽祠亦以
[illegible]

廟圮久而振是[illegible]

大役具舉非衆無以成其功惟君倡其共圖之僉曰善於

是聚財募工諏日動衆而葺故鼎新之業遂恊然於郡邑

之畢力若有物相之而莫測其端矣是豈誣幻術張異說

以刼其必從而速之哉蓋合於人情握大機緘値貞意而

動公焉耳故是役也始於是年之春而越有一年冬則告

終焉以殿宇則隘者拓而宏矣以垣墻則敝者完而固矣

後有寢宮前有三官祠與夫聖母宮之類一以繪像飾容

金碧輝映向之未備者又煥然畢備矣由是廟振神妥敬

崇福庇爲東嶽三祠之首稱大矣哉二張之功也今年春

予以上命修誌書載其祠而遡之頗得悉其顛末至秋八月書成講暇二子以是祠礱石未立恐其久而湮墜特謁予而請爲記予嘉其修祠之功有利於民神之大欲樂道其善而弗辭之又從而探之曰予之所以修是廟者將繼三陽之所志乎三陽之所取重世者果專以符水之術乎葢東嶽者一方之巨鎮天下之尊神也苟其有誠則禮修而敬寓祭舉而神格福之錫於冥冥者未有不富而且減也廼若貪者諂而求榮惡者[illegible]逆天誣妄者又縷縷掩媚而脫禍則事不以[illegible]

若[illegible]

[illegible]歎孔子於旅泰山之季氏而[illegible]其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識則三陽之所以興廟事神者有道矣二子其勉與
之哉二子起拜而謝曰賢哉我公善哉斯言吾將歸而語
羣衆可也故遂以為記歌曰雄哉夏亭為吉集塲中有嶽
廟歲久傾荼臨地汚池斷壁危墻香火靡弛祀事靡常臣
哉二子旧夜彷徨每欲更新力弗堪當釀酒告衆積帛聚
糧臨者復廣頹者更張繪飾聖容侍從軒昂寢宮屹立門
牆重光丹青炫耀金碧輝煌神有所依民亦安康惠及一
境澤被四方二子之功益遠益張勒諸堅石千載流芳

修商高陵碑記　　明　王[illegible]璇

嘗與太祖高皇帝詔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
薦祭外仍令存其陵廟而祀之甚盛典也殷自盤庚都亳
亳今鄭邑也西華近之故高宗陵廟在焉有司故奉祀春
秋不替大中丞韞庵吳公拊循中土行部過陽夏謂余曰
曩昔之歲不穀夢謁高宗陵廟瞻拜徘徊恍若真見及夢
覺心甚異之畜而不言者幾十年期夢之有徵也今履茲
土此行由康之陳抜西華境將必核之矣已別去浹旬歸
則以抵余曰不穀已得陵於華邑北二十里登其隴凝對
祠以夢質之形勢夢也廟制夢也松檜夢也與今迥昔夢
靡爽之不與者顧荒煙斷碑頹垣圮棟此為稍[illegible][illegible]耳奎

陵寢若是昔夢我者豈徒哉意者高宗在焉而顯靈乎
神其精光萬世不可磨滅將以不穀修葺而事類之耶史
稱高宗恭默思道與天合德祀宜垂不朽矣我國朝令甲
隆重其事哉遂訪之父老考故實興廢之由僉曰上世傳
晉陵廟從來舊矣迨元末紅巾賊掘陵東北角躍躍督物
出若神氣呵護懼不敢近奉洪武三年詔始修陵立廟
既久漸廢地亦征賦識者過之興禾黍悲焉不穀得是說
而思之凄感心動益徵昔夢非徒也乃檄有司舉而修之
有成規夫敢以告於下執事余亦心異之乃起而言曰以
寄夢也而有斯舉也亦神奇哉然公之修也將計畝以畫

殿乎曰畝七十有奇半爲陵廟故地半以價易諸民而足之旣廣且長矣乃程度以立廟乎曰廟建於陵之前中爲正殿而翼以東西廡甘盤傅說二相居焉及齋祓庖湢各適其宜備且麗矣將坊以表之而木以蔭之乎曰陵之前豎二坊一題曰高宗陵一題曰高宗神道陵垣外遍栽楡槐而周陵以內翼廟庭夾道俱植栢松俾昂然籚而森然列聳且垂矣而堊以丹雘而又砌以陶石而又守以司門百凡臣亦頗備焉噫嘻審如是其改觀矣高宗如有靈其受祗享之矣然盆之應運而生去殷中興幾千年去我華邑亦幾千里蔑不他屬而獨屬於盆得無說乎先儒曰人有

是志亦有是夢即以高宗夢傅說論之[illegible]忠良臣也志臣君故一旦夢帝賚以良弼旁求惟肖竟與其夢同相其非志相感而氣相通乎抑若塵垢去於大風飛熊兆於渭水上帝有九齡之錫尼父有姬公之思皆是物也公之有是夢也實由公以帝臣之佐自期欲輔聖天子隆中興之業故夢高宗陵寢而想見之若遇高宗於廟堂而親炙之矣然則是夢也志與氣合使之然耳又安足怪哉公聞余言低徊者久之而若有諸焉工既成公入爲大司寇計是舉也費金四百有奇皆取於帑羨不煩民力主之者開郡陳侯而經紀其事者實華邑長屈君煒也邑長問

記於余始述其與吳公談者以告吳公諱自新戊辰進士祁門人府志

邑侯劉公碑　吳中奇 邑人

德不以天下無以禪民岩節不以天下無以炳彝冊公治長平俗舊以律占稅役必先登簿正繼以鉤邊租庸薦繁猾潦罔顧富者躋財負累鴑鶩者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坵訓析戶口甦其緻惡視田之多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是其周於則壞之制矣供臆轉輸例以委[illegible]戶歲糜不貲數十甲以[illegible]懸其紿終則以貨賄之空[illegible]

[illegible]免此役也公貲始定更[illegible]
僕輿支在官不得緩急重困里下以醫瘡而剜肉也
是其審於輸納之便矣旱魃為虐赤地千里寧長平之野
卒轂擊而溝壑伶仃析骨易子戶纍纍也公則平其糴以
濟之即有儲待必出以餌餓莩因而待蘇者以億計是其
悉於救荒之宜矣青犢白矛之徒嘯阻市井為窟穴遠近
患之一旦鳥舉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公乃褋箕而巖邑
之誘殲渠魁穿竇拊揵抽箕踰脩脅而從之者服而勿問
也是其神於詰戎之算矣華俗艮獄牿拲盈犴按簿要囚
者睊睊唯罪呂是充獄即疑亦無不巧詆具之上奏畏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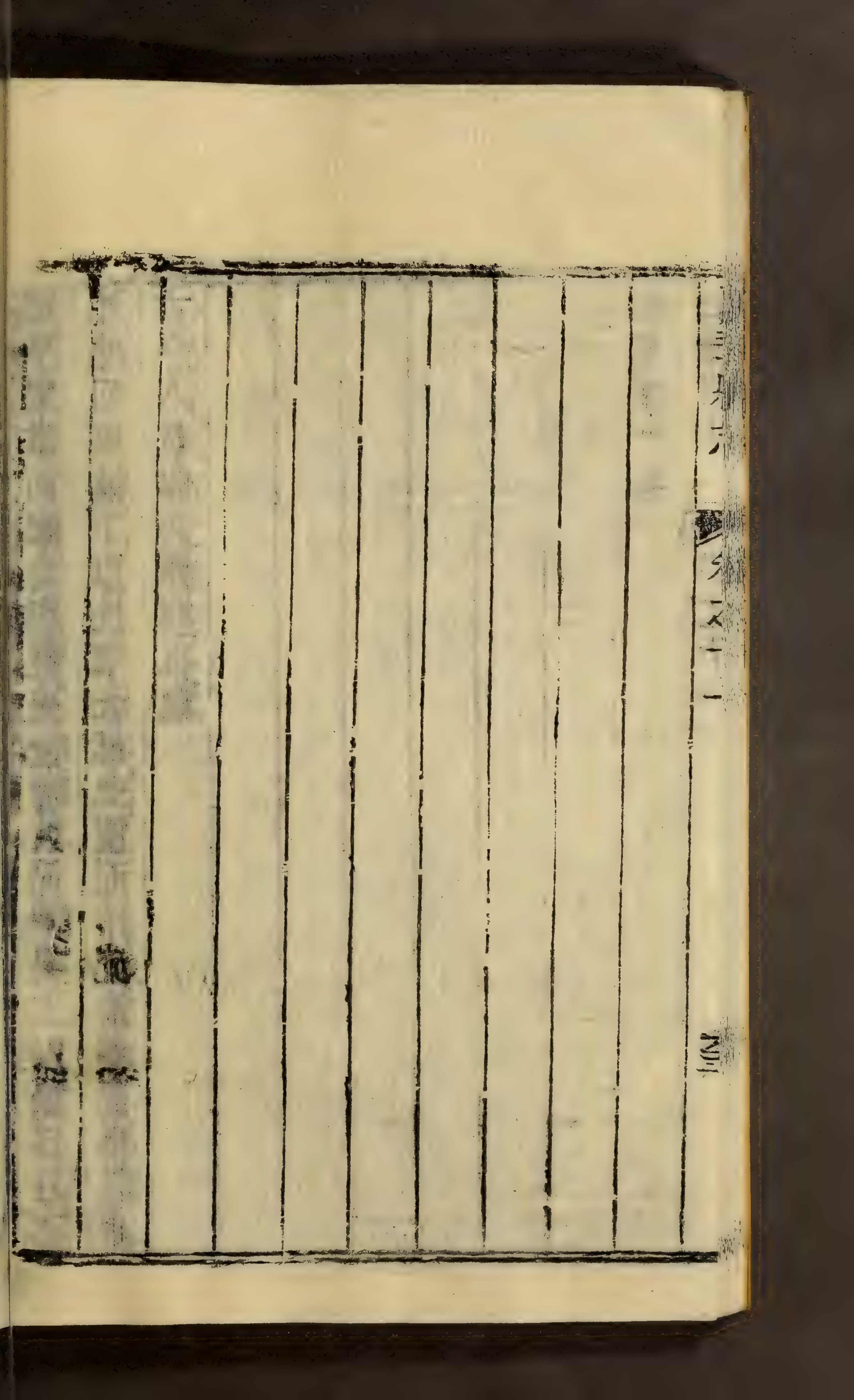
鍛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公則削木爲牘而邑庭如水焉是其得於平允之情矣東辟數翳道術伏匿而學士落落嘆辰星也立書院以講藝藉教仁以具訓羽日羽月唯敵是虞而人無不家絃而戶誦也是其宏於教育之懷矣闖逆陷中原所在披靡隨名城殺豪傑蹂躪而至探前跌後足間踰錚薄我於累卵之際公則以死自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擱然日夕登埤以禦之是其堅於守備之志矣逆夫援兵不至困攖孤城砲石如雨公猶冒自矢援桴鼓以勵戍卒而鞾鞈無敢貳也矢盡力窮義不返顧北嚮再拜從容就死是其勇於臨難之節矣嗚呼公之治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孝兒童而[illegible]節[illegible]上以翼日月之[illegible]

光昭回雲漢下以扶宗社[illegible]而[illegible]流清[illegible]

古今人景仰於無窮也哉

卷之十一終



文林郎知西華縣事宋　恂重修

藝文二

創建忠義祠碑

明　陳九德

忠義祠祀李侯時泰也侯諱景山右廣陵人以正德辛未來宰西華未期而治有籍甚聲時逆瑾以不軌謀就誅遺孽劉六劉七者猝死黨亡命掠而南勢張甚過輙殲焦類城邑望風竄避其鋒鮮當之者侯聞且至泣諭其民曰天子命我宰西華寇至宰出避城誰與守民誰與生予命視城視民偕存偕亡若等有從予固志乎衆應聲曰惟命迺

差民而兵之悉力而守之賊至攻三日莫克下將釋去其黨不可云爾彈丸邑棄之不武盡銳攻之侯度勢不支身先死士突而鬬數合力屈就擒降之不得刃之不避且罵且數賊怒支解之事聞朝論偉之敕贈光祿寺左丞錄其孫熙入胄監判歸德表邑閭曰忠義命立祠春秋賜祭國典優異值時多故歲[illegible]不[illegible]事兼[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文占浮竹坡[illegible][illegible]文瑞繼蒞宰職翕張侯政而益懋厥修廢典墜舉遂奉舊典圖新之掄材以頁作工以勤不逾時而祠成民不知費而惟睹廟貌之崇事不待計而惟[illegible]國典之[illegible]上民額者躍心曰兩賢其一德乎以死衛我毒俾我見令[illegible]

恩我者適我願兮華人利古咸弗諼兮祠成宜有記而傳

坡走幣屬余紀其寔夫李侯之值變而殺身以成仁匪烈

丈夫莫豎此節竹坡之德常而利物以和義匪能其官莫

肇此工余因並書以壽諸珉

重修關帝廟碑記　明金闕颺邑人

西華城外西南隅有聖賢廟一區地僻而寂無輪蹄之擾祠靜而肅儼神明之宮水旱災疫于斯禱焉亂後圮毁過者愴心令君武侯慨然曰此爲宰者之責任也鳩工聚材一舉而新之堦除之湫隘者拓爲宏敞戸牖之卑闇者易爲軒昂龍章黻冕極金碧之輝煌棟宇簷楹盡丹堊之壯

麗告成之時颯載筆其事曰惟神功烈節義彪炳史冊何容贅一辭若其靈爽不磨隨感輒應洋洋乎宇宙者如日月之麗天泉源之盈地故曰月有明容光必照源泉混混闕地得水然使見者執所窺之一隙以爲日月盡于此酌者指所飲之涓滴輒云源泉止于是何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哉今日之舉豈敢謂區壽丈之室果足以妥神靈而終不敢謂容光不得照闕地不得泉也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耶爾是爲迎神送神之章俾後有事于廟者歌之以崇祀

西華縣李方集正疆界碑記

邑令 武超 撰

余丁亥冬司牧華土下車日紳衿父老僉來愬曰華瘠土也與鄰封錯壤然分土分民其疆界固犁然定也唯是變亂以來豪猾侵匿以致熟地虧額累及貧民非我使君誰爲請命余聞而惻然甫視篆即趨告大中丞吳公蒙面諭清踏地畝於是受命飲氷集黎庶而告之曰御史大夫有命矣吾當躬率華衆履畝而量之乃減騶從裹餱糧披朔風踐霜雪始于西南次第周歷境內戊子二月至東南人和寨按邑志即古李方集離城二十五里與陳州連界寨即前令劉伯騄破土修築爲華民避亂以示分疆者也而寨之南北西三面沃壤皆西華之版圖近因頑梗輩恃兵

圭之強盤據以爲窟穴且侵古疆土包藏禍心爲謀叵測兩葉不剪後尋斧柯將奈何隨申詳兩院臺批雎陳道寃理復檄許州判官何商水縣典史同陳州知州王暨余併州縣鄉紳士庶環集式明照舊以古來大路爲界眥集俱屬西華而豪強侵匿之地畝復供西華賦役矣闔邑紳衿父老相與慶曰微使君爲華正此侵疆將恐鄰邑巨猾效尤而起蠶食兹土則華之膏腴盡矣奈民生何奈國課何今疆界明而賠累息吾儕小民其安堵矣余謝曰守封疆供稅賦任勞任怨皆令之責也且不敏何能爲役皆上臺公平明斷之力也諸人又皆曰使君雖不自居其功[illegible]

古之舉後世所遺爲畫一者也不可不勒貞珉於界首

垂永遠且以杜絶異日奸猾之復爲侵匿者遂命工鐫石

撰文以紀其事

修東橋碑記

邑人　胡瀞

西華東門下相距二里許居民比櫛清流遶其中濟以板橋由來舊矣屢修屢廢未能歷久樂善者慨然興曰此橋居邑東要害車馬衝煩商賈都會非力爲輿作恐一旦崩阤益難整飭矣於是勾社捐輸攗摭纖悉庀材鳩工數月告成旣堅而可久復飾以畫欄經是橋者靡不嘆羨功訖立石因請余言以爲之記余思除道成梁先王創制後人

遷之所在皆然矣卽是橋也亦因故跡而爲之非有創獲之智與圖始之難也是必從而記之則所謂濟大川作舟楫之才宜何如自矜詡也雖然善無小大唯人所好士君子得志則利濟天下不得志則因其力之所能及者以爲利濟焉是亦分之所可安也是橋壞則人病于涉是橋修則利濟無窮是橋之重修也亦一方之所利賴而功之不可以沒者也時俗靡靡日就頹惰誠盡能如是之向義則何事不舉是雖好名之心未泯其賢于世之趨利如鶩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貪邪而亡道以濟其生之欲者其亦遠矣故知人之薄杜預而不爲者特矯情之論未可以要之一槩

語于[illegible]之士不旣使樂善者得名字

不丧其志益以堅而敦行益以不怠且可以爲繼此之慕

義強仁者勸焉因慨然爲之記

比例改正地畝以蘇民困碑

等連名呈稱切照本縣原額

地三千餘頃嘉靖十年間奉司府明文委官丈地均糧比

時無憑取則止用鄉市　使小弓又將

多出地一萬六千餘頃自是僉派差徭俱照地畝

以此差役日繁民力日薄其間遠處者寄典賣田產預爲

隱蔽之計朴寔者　產逃竄甘爲流移

兼以連年災傷逋負垂亡不可勝數覆等雖蒙蠲免餘地
亦炤齊民科差害切身家有妨肆業呈　俯賜矜
張再行丈量或從簡使炤式折準庶
地畝無虛筭之數生民脫寃受之害矣等因到縣行間隨
蒙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批
事蒙批仰陳州查議　及應否再處
中牟等因備行本縣查造比例本州官步弓丈量過地畝
文冊並取本縣原　到州查得
過槩縣通共地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七頃一十四畝九分
五厘每畝派徵夏秋糧六合九勺通共一萬二千八百貳

一石八斗七升七合[illegible]比較每十畝止量
得六畝六分共量該地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頃九十二
畝八分六釐七毫共折減去地六千五百八十八頃二十
三畝[illegible]本縣地土照依本州官步弓均過地頃
畝數攤派稅糧庶使民心輸服而起徵稅糧易爲完納具
由申請本院詳允外切炤本縣二十二里[illegible]庄入戶逐
戶遵[illegible]地畝攤派稅糧相應備造文冊六
本申送本院并布政司及分守道本府州[illegible]架備炤外
慮[illegible]查考本縣仍刊刻文冊印板一付
發縣十季里長各刷給一本共二百二十二本用印鈐蓋

則入人有所備照而將來書手不得任意

示將折減地畝夏秋稅糧數目除造冊繳報外今卑

縣幸蒙本院俯念生民困苦准令折減　萬載莫大之

稟明示刊立碑不一以垂不朽之恩

一以杜將來之弊俾後世有所遵守緣係折減地畝造冊

立石事理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請

具申伏乞照詳明示施行蒙批仰照依該州　數折減

攤　仍立石刻監以防更變此繳

卑縣遵將前項緣由并陳州發下官弓尺寸及地畝總撤

數目一並刊刻以垂永　照此碑歷年久遠字多闕文因

照地畝今昔不同姑存以備考

武侯德政碑　　邑人王鼎鎮

莫難于今之官華者也上以應流水之源下以撫瘡痍之衆軍賓之供不敢望縮諸他邑然民減于昔者十之八矣桎梏之數不敢望少諸他邑然畝減于昔者十之八矣養之有道在拔其病民之根救之有方在調其回生之劑舊令尹之政公論諸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是皆于我邑侯武父母深見德焉夫華民何獨以德我侯也華地蕪二尸絲而五月穀惟正之供不給侯力破贍狗豁虛地二千餘頃華民憊茅店月而板橋霜日用之計不充侯哀此煢獨合二年之聽斷從不聞其罰片紙也華役城而社借叢之

弊不無俟毅然以神明懾之滌籍所到皆效一靈於時四門既修金湯之勢屹然五教皆寬彝倫之本攸敘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公生明廉生威澹泊寧靜以致遠長民者有如是乎名宦有成議留待後舉謀先創祠以快祝釐詩曰民之秉彝好是彝德勒諸貞珉不敢不從其質

知西華縣事武超凡重建儒學碑　前　人

明之季也三光將墜海水羣飛彼華人士救死而恐不贍遑問師儒然鴻雁失澤鶬鶊無棲又無論雞聲茅店人跡板橋矣遑問人士武侯蒞止諸廢皆興一曰城二曰學校養之所爲先于教也三曰城隍四曰道路示之所爲先

天之委也鎮學入也請言修學天下有治化而後有風俗有經術而後有治化有學宮而後有經術其盛也詩書以經之禮樂以緯之登降以導之游息以節之養之以拊鼓之音動之以干羽之美牖之以君親之恩大之以澤致之義其獘也或科目焉而流于功利或品行焉而流于聲色或課業焉而流于鞶帶或文章焉而流于醲脂夏曰校子衿是也守先者誰殷曰序射圃是也正鵠者誰周曰庠鄉飲酒禮是也龍光者誰夫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魯修泮宮頌侈述焉環橋觀漢不聞其越在草莽也推此說自廟貌以及經席棟宇榱題安在非長民者之所有事

然自蕪而新者易自無而有者難自間架而丹堊者易自平地而間架者難棘既恐乎病民需復恐乎厲事是我侯蓋獨爲其難而使華人士乃共享其易也嗟夫雲從龍風從虎金從冶木從繩則自茲以往蜚藻譽于談叢抒春華於墨海朝有振鷺野無維駒文翁之化西華有焉是舉也大成殿一戟門一櫺星門一兩廡全明倫堂一是爲記

孝行李作楨碑記

上蔡　程元章

有西華孝子李作楨字築野明崇禎癸未欽賜中式舉人蘇州推官監紀江浙兵事理公悒和世所稱寒石先生之從子也與考安和公俱充邑博士弟子生員有至性容貌

稚粹自齠齔以至成童矩步恂謹恒依依父母側不暫離及就外傅每歸則侍養左右晨昏夕曲盡其愛有成人所不能及者親偶違和輒憂形于色蹴踖異常度藥必躬治嘗而後進或增劇則倉皇號泣祈天身代或矢穢舐之以驗苦甘待常而後即安親或出游則奉杖履以從執轡待騎乘而後乘從不假手僕賃一日偕父安和公歲試安和公欲辭學校高倘其志學使難其去命講周易性理小學安和公反覆敷陳詞旨元暢音韵琅琅左右無不聳聽學使者爲動容起敬欲勉留之不可乃許告出孝子時方屬思輟文忽聞隣舍生嘖嘖私語驚嘆其事孝子乃頓首

四望不見安和公知已許告出獨處傍徨若孺子之遺父毋不覺失聲大哭莫能自抑學使鷲聞遣使檢視得其故深爲嘆異之其生平孝友淳[illegible]修行于門內者既若斯遇姻故之有貧不能以致養其[illegible]者皆不惜金錢布帛以周卹助之以成其孝其永錫爾類者又如此至若養孀姊終耄耋有寸儲于家塾又其[illegible][illegible]而無斁者也以彼之德行若所爲端冕垂紳儼然立朝宁以正風俗必有異于常流乃卒以一青衿終老田間化不出閭里名但懸鄉邦抑亦隘矣雖然余聞孝子名已列邑乘詎知軒輶采風不與登[illegible]乎生不顯庸于當時而聲光猶能熊熊于[illegible]

孝子榮列一班半級餘富豈貴溺于習俗封己自私[illegible]
子孫長驕惰濡佚之過以頽俾其天良何若聚順一堂雍
怡庭幃惠義遍于族黨作故作德日休俾耰鋤德色求遂
一毛而不可得者皆惡有所勸艾隨其所及化行俗美寧
不差强人意而顧欲以草露功名浮雲富貴為孝子惜陋
矣語云士窮見節義余于孝子蓋深有感于顯榮富貴之
腊毒于人者甚也觀孝子亦可廢然知返哉余故樂為之
表以為不孝不友者勸

塞張善口碑　開封府　劉如龍

張善口者小黃河決口也河自朱仙鎮折而南過扶溝若

西華可五百里南至于商水入沙河載在邑乘可考鏡已嘉靖初河決扶溝民張善地以是稱張善口云一水涓涓延漫八十餘里直灌西華城出其北西華人數言苦扶溝傍近民往往私決此即未必然河所從來高高張善口既羨溢其勢必湍悍日夜東下河之水十五注西華民田中西華人幾狎游魚鱉間矣歲癸巳夏會大霖雨水暴至流殺人民漂沒廬舍無算西華人救死扶傷羣走中丞御史臺暨監司叩頭請命惟使君生活我當事嘘欷涕洟久之曰嗟惟天惠民扶溝人即不惠何獨令西華至此乃下其事郡守使博議利便論報扶溝人曰設令塞張善口度

且倒灌輸爲西華患獨不爲我地我顧當獨不蒙患[illegible]
乎爭之甚力有司者莫能難以故議久不决不佞曰俱吾
爲吾讐則若等父而若等吾子弟吾何私之與有乃走據
府詣御史臺上狀受方畧畫既定即身自從楊陳州田西
華行視河北至則趙鄢陵劉扶溝業先期集河上不佞顧
謂諸大夫曰夫是口也塞之便乎抑不塞便乎諸大夫未
及對扶溝人爭前競進若訶讓控曰我所恃亡困于水惟
是賴此口傍决泄暴水備非常亦勿塞之爲便耳不佞覆
然曰然則是謂太守獨不念扶溝乎夫扶溝處勢高卽卒
有水無害此决口所漂沒西華田多或至四千頃今六年

矣爾比隣之不恤直將以西華爲壑不大自追悔乃喋喋
反言吾茲塞若有所病于爾何說也已而又笑曰吾常令
水工以足按張善口所決水淺深直徑寸耳西華城北二
里許即有河水力緩鄉令肯多爲策疏滯之宜亦易耳西
華獨不然今其所羨溢地譬猶釜中中窪下而外高即無
扶溝設不幸有霪雨旬月不霽寧獨不爲大壑顧以是獨
怏怏歸咎扶溝盜決何說也且張善口南去可四十里不
皆爾扶溝[illegible]邪設令水暴作爾扶溝旁近地亦寧不患苦
水嚙塞之豈獨謂西華便即爾扶溝亦寧有不大利便者
哉大都在扶溝害不切身而日抱杞憂害既及人而自甘

秦越在西華卽害之及于已而不求已之失其害卽急塞
上之流而不廣求下之洩扶溝雖强而實强粗於求必然
之計西華非弱而實自弱於無自治之方若兩邑獨不聞
共濟自完之說乎且若等毋謂此古蔡河不當塞夫太府
取利民耳何論古若今卽令古蔡河民弗便我何敢愛一
河不以利此數十萬子弟哉且所貴爲法在乎要以兩
利而俱存之乃是假令我所規畫於此兩者縣或有利有
不利又或徒取快一時而終不足令長守斯皆非完計吾
茲與公等約其塞之第令及河岸卽止終不使與扶溝所
築堤等齊如此則西華便于扶溝亦無不便卽一旦有暴

水兩俱受其敗此天數耳扶溝不得復駕口于西華可並長守之世世矣於是扶溝人大感悟皆爽然自失曰太守幸加惠百姓甚盛吾等所不及吾儕小人不知其便至是皆叩頭再三謝於是以鳩工運土石屬西華令自為計也以董治屬扶溝鄢陵防阻撓也以徵巡報成事屬宣武經歷張銑重責成也此皆所計慮遠有深意而令旁近居民若徐滿若王堅若張明若張惟一若張春此五人旦暮相護蓋恐他日或陰相破壞慮西華相距遠猝不能自解救也作治凡旬月而畢勢幸完安民不罷勞救水勿論西華[illegible]地四千頃以上近業墾為田即業成扶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令茲口塞或此有利彼有害彼扶溝令寧能[illegible]不入

矣扶溝令唯唯聽命恐後則是此兩邑之偶俱全利而耦

俱無全害不愈益章明較著哉事上御史臺涂公批答曰

此口問扶士人已聽塞矣公道自在人心何可厚誣蔡人

則吾人況比鄰乎且西華得水必爲全害扶溝去水未必

全利後有智者必不肯私決也觀察使賈公覽而韙之諭

令勒爲碑置塞決口旁垂後世嗟嗟長便哉涂公之爲兩

邑解而後貽之福也鄉徼涂公持権議主裁其上太守郎

發動舉事有便計然官薄能必令有濟乎詩有之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然則涂公所貽此兩縣邑詎特曰十世百世已哉吾獨慮數十百年後或一日有異議易毀敗然皇天后土實式臨之賴兩河之靈必不使有他吾即去不憂矣竊又聞之君子之舉事也仁則能任公則有功缺斯二者必不能切恫瘝而肩鉅任排異議而底成功敢以是爲後之當事者告

留養所碑記　　邑令 宋恂

周禮荒政移民移粟廣設權宜之術務盡畢濟之方而因地制宜隨時補救雖澤施有限而目擊夫黎藺瘵棘之人惻然情傷者籃縷而負之愴愣喉而呴之沫庶於軫念之

忍慈然其稍適西華屬邑也地之亢者苦旱地之窪者苦
澇滋茲邑者左右調劑欲于簿書鞅掌之中開濬有裨數
非類頻可了余來茲三年時念
天子子惠元元無遠弗屆
　民無微不入凡培堤開濬有產業者亦既隨機
曲引去重負而廣積衍矣于養濟宜濟等項奉有成例者
咸起瘠而向甦焉然或逆旅覊人父母他人而不顧冰堅
木落言萊菑蕢而無從雖鳴雁東西偶留指爪而哀鳴聽
野誰堪聽聞乾隆十五十六兩年冬奉
憲札飭勸養貧人余與合邑紳士多方綢繆彼借枝而棲

滿腹而去者緣類以應希挽肅殺而與之陽和噓來之痛向隅之哭或告免乎但士君子行一事樹一策必令繼此者不至拮据于無可如何而事爲可永今邑紳李峻極胡蘊和李慶元張純張壘等俱以留養經久爲念捐銀四百兩作息以爲經費監生惠紹周等于宜濟堂右捐地一區爲建房之所鹽當高銓郭盛典等共捐銀六十兩爲蓋造房屋之資余亦勉助養廉以補不足每歲冬至後開局來者萬物萌生時聽其外適稽名給食名無定額具禀

可選揀殷匠工成不月建房一十九間

雖僅兩造之時人有飛色吐氣之槩野處露宿之[illegible][illegible]上棟下宇之安庶幾哉事爲可久繼此者不至拮据于[illegible]則如何守茅法久而弊易生異日者領糧吏胥蠹取則仍有食而無食墻垣風雨剝蝕則仍有居而無居名留而實難留也養而宜是未養也則必身親瑣屑時嚴稽查永無[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子惠元元

民至意乎合邑紳士商店好義之忱庶有[illegible][illegible]昔人云苟有心于利物于物必有所濟亦仁人君子之[illegible][illegible]具之隱念也是用誌之以期永久云

劄行房號條議記　明　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西華縣在中州雖非嚴邑亦非褊小城中居人無慮千[illegible]
家市廛之征逐門輪役舊制止于夜巡名曰火夫蓋[illegible]
時災變起於倉卒假此輩救弭也其總之曰有總甲有[illegible]
頭有地方有保正副殆十羊而九牧也乃修葺工程責之
奉上公署役器夜行火炬取之地方牌總一切瑣細皆責
獨甚不勝騷擾以滋敝奸胥蠹營謀影射衙役徵符濫免士
夫夫役往往優免過多閭閻細民益不勝其騷擾而賞[illegible]
有願言矣關守胡公試糸歟于茲邑心存愛牧[illegible]
痛悉閭閻貧窶坐困偏累[illegible]調停妥議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郡守劉公廣經歷議與丞胡公興革利病周恤民[illegible]
[illegible]下逐一允行一時閭閻貧民罔弗稱快即富室亦快其
一意輸征不至如曩昔騷擾也僉謂胡公具美意成此良
法不有紀載曷以垂示永久乎相與伐石謁余爲記余曰
豹變之文蔚然驚目從管中窺之特見一班茲一善政公
之一班耳餘政種種更僕未易悉也昔宣帝在漢爲中興
之主嘗謂政平訟理閭閻無愁苦之歎屬之良二千石以
今觀之豈不信哉茲法也郡行之吾邑行之方來四封必
有放效而行者公之善政所及者遠也良可紀載哉公名
璉關中涇陽人其房號則例募役料食買辦什器等項詳

其郡檄仍取畧節刻之碑陰用備稽考

蠲賦記　張鯤

都憲淺齋魏公巡撫河南適嘉靖二十一年
屬邑壞賦之敝也久矣邑舉人梁科布衣諸生李奇馥
馬重光等詣陳上言公初難之復諸令劉文瑞曰華邑原
丈地均糧時胥史牟市弊不羈谿壑不能
饜其私鬼神無以究其變且將河道陂池塋墟寺觀盡數
賣之頭今垂　繁民力日竭中間遠慮者貸
賣田業豫爲隱蔽之基淳樸者假借供輸歲抱負累之苦
累之望者去而巖穴心懸　圖更張庸靖讒

曰魏公曰善哉令言是也遂渡渠守巡觀泉亞參公[illegible]
湯憲副公詢謀亦曰善哉令言是也夫
貪殘而無親也乃僉檄郝陳州璋曰華民而民也胡不以
陳度度華地璋曰唯唯明日遂之華率文瑞以陳度度華地
[illegible]之于後不旬時而華之壤則減矣再喻璋曰
壤則賦則也胡不以陳則則華賦璋曰唯唯明日又之華
率文瑞以陳[illegible]前策人策之于後不旬時而華之
賦則均矣時則華之人士雀躍而喜而歌曰微我魏公華
其逋負淵藪兮微我魏公[illegible]兮又歌曰賦尠歲艮士
業于庠嗟惟我魏公兮役減心臧農易于疆嗟惟我魏公

兮不妨工不病商嗟惟我魏公兮■德輞山野史

曰傳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豈不信哉夫魏公一

言之教而華邑人物受其惠澤亦既■衆人一

人之積也一善衆善之源也百世一時之會也夫魏公一

教而定華排之天下百世宰器均平不亦■

遠猷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魏公之謂也公諱有本字

伯深粤在弱冠首應弓旌奮翼神京川流雲譽固已■

■淺齋云爾時輞山野史張鯤病廢巖居殊媿

不文叨竊授簡乃作西華縣壤賦碑其諸移文勒之碑陰

俾後來

蠡廬文　　　　明　理問和　邑人

余少癖蠹蟫嗜積書惜措大窮赤十五年間劣得數千卷後以飢餓無賴與窶乏恙厯又轉移飄零強半歲乙亥移家南沱觀簡袠失故心輒作惡安頓無地盡狼扈牀第間既之稔始結廬莊之帝直顓頊拮据囍虞計築基八日締搆卌十餘日中間雨輟者兩日凍輟者兩日當日築基未就時流寇墻突焚殺於沱之左右攢刃遮驕並柴扉以過舉家避入沙坨宇虛無人問誰守望禦侮繫維二三雞犬足使室無寓人賊牛角不堪實鼠故也廬成未及落圖冠以字會信南同雲因欲擬雪肇錫侶輕薄烘爐一點忘

暇欠豁遲嘉平朔五大雪屢日夜寒威鑄骨晝戶堅杜屣閉啟闢則庭院皚皚山積望天白竟另是一番世界諦視屋梁櫨桷妝綴勻匝疑如白玉鏤成若遣胡兒撒鹽空中恐無此密圍周到余乃心怡眼放勾當舊理比年驚饋未盡殘篇剩狼扈牀第者一一分署位置略如古人四部具體而微凡三日始具鬚眉架插度置崎疊環圍若與深院積雪交光互暉彼我澄映此際神理玅通高寒余病醒歡半無籌無營消受領略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堪留襟抱何念可當埽除孤村冥寂六宇虛嘿嗒然靜照獨與雪盟也經悟臭味於千秋耳爾乃浩歎言一枝計不作無谷民遂

遠蔡岡先生號圖記

明　理閭和　邑人

人子事親生眷懷沒休念余讀孝經事親終矣處未嘗不戚戚與感大愴惻膽夫終則余安敢也吾友遠子星拱裝潢其太翁雅號圖時展省依戀每伏臘既薦枕於祜又懸圖列韓懷慕留連有不任其情者間語予曰懼先人寫照

浮沉于壬申洪濤巨浪中此幅如靈光巋然想見儀型余悲之豈有數感焉蓋余猶及見太翁抗然八尺鬚眉浩素飄蕭有古劍客風排難解紛拔人于阨鄉曲武健輩任意狂逞不畏文憲惟慮爲太翁所知囊無積錢戶屨恒滿待婚嫁舉火者不知幾何家長往已二十年鄉人追思至今及星拱之身又能荷析薪光大令緒飲水思源者羣憶太翁無且晚之隔吾先君子燕翼與太翁無二星拱輙能蹟事增華余陸陸神摹心倣于先君者竟微毫毛肖似徒靦明發血瘝况太翁與先君同年須背此圖又出敝郡馬募蘇守夢源先君翰墨友其辦葬時與先君促膝啣杯指點

壁間名書余鏤心如昨乃遭時板蕩先君子手書教誡并依神社栗盡付雪燄言念今昔飲血無從又況對此圖獨此事仰符高風其何能撫父書手澤之悲則此端貞非一二端可盡者太翁號蔡岡圖亦浸陽侯之波僅不殁鼓宮天或鑒其拱孝思不以生眷没休無薄俗終竟之習特留此圖以當赤刀大訓後之覽者誰非人子試向崇巒斷嶺邊顯淡著眼再就紹庭上下處親切著想安知不油然得下髣髴見當年活蔡岡先生於墨光黴茫之間也

長城書屋記　　前人

何湛一兄弟家于城闕之傍築讀書室正與城垣相當生

室中從牕間簾際窺之百堞參差撐出半天不待登城郎有睥睨中原壯氣予豪其遠志大書長城書屋四字顏之復寄語曰丈夫任世當爲萬里長城無徒博五字長城也屋凡三間書翰外無長物奕秤酒籌之類盡絕里中不肯讀書少年併讀死書不修行者畏湛一兄弟不敢入眞成爲何湛一兄弟書屋也

新修文昌帝君殿閣記　訓導　王士英

今上即位之二年詔天下郡邑所在各置社倉而民間之義塾晨饔夕飧之資即于社倉焉給之制甚善也會予以乙巳歲來西華承乏廣文之署邑之士類翩翩自好絕不隨俗俯

[illegible]仁里之[illegible]在[illegible]
鄉二里許爲東橋集尤多種學積愛之士橋之生員謀議
地而建義館焉乃以事合其鄉之人士衆咸集資群[illegible]
決而起白曰生逢聖世而不思刮垢磨光旁搜遠紹涵泳
濟以邑父母之甄陶而不克洗心滌慮誦詩讀書樽也義
館其容已乎僉曰諾則又曰館之建以興學也然必建奎
樓之閣以臨之則其志始肅建閣而非祀[illegible]帝君其又
奚宜僉曰諾爰是合錢于鋪合材于涂卜基於鋪之艮隅
鳩材鳩工度地之廣袤而創殿閣焉其制宏遠其爲狀也
壯麗而規深經始于雍正丁未之三月落成則[illegible]

也蓋是時祠會之成久矣胡子瀞者以記事之委來請余藝學日久然猶樂進後昆而教之聞斯役也忭舞踊溢唱喙終日其能已于言乎方今禮樂修明文教蔚興士生斯世鮮不肯髀肉飛思自奮于功名矣然丹漆弗勤朴斲終負柳子厚有言欲報國恩惟有文章余每誦此言未嘗不慚汗也旋觀斯閣之建赫耶紅敞講室書堂取次就理士之登斯堂者體清心遠晝詠宵興怄怄乎文章之苑囿風雅之藪澤也傳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斑斕堅凝英俊之藏紱覓所與我知四方之産將有攀龍鱗而附鳳翼者其毋獨以層樓峻閣誇詡柱構之功炫金碧之觀而已也[illegible]

聞之帝君者文章之權衡禍福之樞機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諸生之肄業于茲也無昏怓無號呼無威惕而利疚則冥漠之中帝君必呵護而扶將之其抑揜苟容尸鬼魅而心屠沽者無與焉詩不云乎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帝君覯之矣肸蠁几筵之間神明斯在登斯閣者瞻顧徬徨可自已乎諸生而繹余言也懷文抱質蔚爲名儒蹈德詠仁潤色鴻業適所謂郡縣之學徒以聚食者吾知免矣不則行尸走肉徒爲治世之頑民而已是豈余之所望于諸生而亦豈諸生之所以自命者哉余觀田水月之記長春祀也以爲帝君令芮洙父子爲其作殿

自扁曰霄霞自為之文而自書之余以明邁齒耋之年染翰伸紙曾不獲邀帝君之惠焉則何歟若夫是修是葺寄勿隕墜此繼起者之責亦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

捐輸義田記　邑令　吳大煒

華邑向有學田而無義田學田始於明萬歷間里人趙唐所捐明季荒亂滄桑之際湮沒無存而義田之創則雍正七年十月內邑紳李君大耀所捐也李君之捐義田也[illegible]稱故父名茹芳本邑庠生曾讀書黌序諸生中膏火不[illegible]者每分所有給之後援例授光祿典簿嘗欲輸己田[illegible]義田捐助[illegible]

據以承先志弟非比仕官學田登之[illegible]籍公之通者[illegible]敢闖諸上憲惟祈行學查收糧歸本學承辦庶父志得俾而義田可永為余曰昌黎謂川流澤止止者渟蓄而不竭君將渟蓄于鄉校中乎君行誼既美名不可以不揚應上其事于制府李君曰此余先人所欲為謹述先志不敢渝尺寸且區區數畝亢不願以邀名譽也爰從其請牒學履畝收辦訖李君又濬田之溝渠以防水澇利永久余謂然謂司訓王君曰李君尊人因當日尊師取友之誼而推及無窮之師友德意何厚哉李君純孝更足法也親志所在口夕不忘輸已不吝而又弗施美名計深慮遠惟惻惻以

先人之心爲心則凡所以曲體親志于兹可想今逢
聖天子躬行大孝首風論海內庶士以敦孝悌重人倫若李君
者眞孝思不匱者乎多士當推而廣之以錫其類見孝子
菽粟益勵其行夫豈尋常壺飧之惠哉王君曰然王君才
品超邁以文行萃拔膺薦舉時兼攝教諭事表率多士如
安定言行而身化之凡鉅細規畫精密不苟後之師儒兼
鐸吏以王君爲的其助流政教何如乎因記李氏義田併
及之

改建名宦鄉賢二祠記　教諭李　南

寧遠爲[illegible]守之遺封也敦城號[illegible]城之東[illegible]

號箕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廟堂後即箕子祠其名宦鄉賢二祠即箕子祠之兩[illegible][illegible]
祭箕子分祭名宦鄉賢誤矣按廟制名宦鄉賢之設以其
生前居官有功居鄉有德均無愧於聖門故由兩廡而陞
祠祀于戟門之外一以報其功德一以鼓勵後人使後之
入廟者觸目警心知居官居鄉當如是也今以名宦鄉賢
從祀箕子于廟制祀典一無所取安用此二祠爲余職司
學學有講明禮制之責故于莅任之始即指其失但位卑
言輕信從者鮮已未夏四月山右介公來宰是邑德高望
重一呼而響應爲闔明年鄉飲正賓李君大耀獨力捐建

二祠于戟門之外華邑自此始知二祠應在文廟前人之妥侑既得其所後人亦有所觀感而興俱於李君賴之李君亦賢矣哉是爲記

創建張公祠記　前人

唐有張公藝者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載在史冊俱謂山東壽張人庠生李機以爲壽張後之所遷其先實居華邑之倉門村村有顧會臺即高宗駐蹕之所又有書院今業儒張志忠其三十一世孫也所居即書院遺址與李生居相接李生因約同人建祠而祀之祠成請記於余余嘉

行事大約以忍讓爲先今者年近八旬好學不倦教子讀孫與兩弟甚相友愛其子弟諸孫遵其家法類皆和睦以處鄉黨者也想亦有見于同室操戈勢若仇敵思以一身挽之而不能因托之張公以風世與噫李生此舉德與張公等也而功則倍之矣後之登斯堂者思張公益思李生云是爲記

講武堂記

金闕颺　邑人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所云教者豈徒魚麗之陣步伐之法哉蓋在于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以納民于軌物也故無事則聯比其居什伍其人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有事則率之乘障固圉折衝禦侮使姦宄不生心戎馬不窺郊則皆善人之爲耳西華舊有講武堂每歲以農隙詰戎事焚蕩以來鞠爲茂草令君武侯按舊址而興復焉不旬日告成功屬颺以爲記颺聞諸先正邱濬曰遠方縣邑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則足以安之矣今侯之賢遠軼召杜而壯猷則不啻方叔召虎也其皇皇然築斯堂蓋深得教民之意而爲未雨之綢繆使畿南有保障耳他日富民疏爵長城倚重其功寧獨在華壤哉

演疇書院記　　　河　沈青崖

道無端倪推之太極而學有統宗要以圖書爲本張圖書者天與人授受之符契也天不言假物以顯象而神聖默契之演其數察其理垂之千百世以維繫乎道統則天實爲宓犧神禹之師而伏羲乃傳之文周神禹乃傳之箕子武王此又理學之源流溯之可得者也我

朝

聖聖纘承文教覃敷靡究靡届凡先聖賢儒者之道罔不振舉立書院以爲興教勸學之地星羅碁布夫豈獨鵞湖鹿洞

之設使遠方學者景仰無從哉陳爲宛邱太昊所都其爲
邑西華則古箕子之國舊有演疇臺址峙于學宮榛莽中
敝廬三楹綽楔題曰演疇書院其興與廢皆莫可攷毘陵吳
侯濬來蒞是邦懼學之衰也于是請于運率以前令倉谷
爲公費復益以紳士捐助選材徵匠爲屋二十間齋舍庖
湢井厠莫不畢具延名師爲山長經費膏火立式迄兹歲
繼之西鄉多士雲集絃歌相聞燈火相照居肆成事吾兹
有望于西華人士矣夫疇與卦同異於神物出乎天授畫
者演者各出其心思才智以闡發天所不言之隱而[illegible]
[illegible]

之教學爲可上于而達微者乎余曰不然疇之理數出于天演之則切于身心政事日用行習矣誠能以纂子之所陳者而體驗之王佐名臣理學夙儒咸出其中夫何遠之有然則予之所期于西華人士者其本在學道若夫揣摩帖括弋取科第以衒於庠序者抑末也願勿逐末而自遠於天後之縉章綬擁皐比于兹者其永貞之

孝廬記　　邑人金曰枉

華西偏四十里村名張李堤莖傍沙水而居也乾隆四年六月中沙水夜泛村當其衝居舍悉爲溝瀆約五六百步遠水涸余詣其地觀之不寒猶慄乃望其中巋然獨存一

矮屋異哉此奚以存也及詢諸父老有爲余言曰此孝廬
也猶有其母之柩在焉其人姓何名新書妻楊氏夫婦平
日能孝事親當水泛之夜人皆倉惶棄廬走夫婦抱母棺
泣弗忍去旋見棺浮動乃共持棺大哭走者始聞其聲旣
而寂然以爲隨母棺逐巨浪死且無所矣及旦見其廬若
浮水面四傍滷湧澌湃而中之安堵竟無恙也掠舟視之
見大柳亘其前擁沙成堤水分左右流遶廬後復合夫婦
兩人猶憑棺寐也呼之覺若不知在洪波巨浸間者語畢
余縱步環覽是一一如其所言夫以孝子之精誠所至自
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矣當此萬死之中而亦天地鬼神

孫莫能效靈者而竟使之獲免可死以顯至孝之感耶余
最神其冥冥默默非無意也且孝爲生人至性父老之爲
言者稱孝盧是父老之性天亦不沒也寧夢何氏夫婦哉
是宜記之爲世之事親而當危難者勸

贊銘

金大阿先生像贊　施閏章宣城人

公於學爲名儒於行誼爲善士於守宛陵爲良二千石皎
然其不滓者玉潤淵澄淸標之獨立藹乎其可親者壽日
春風和氣之洋溢蓋嘗于謝公之北樓闢高齋爲講席收
先大父于縫掖之中而與之朝夕今公去已數世我寧人

人之俎豆歌思者如一日寧國府五賢祠有像矧予小子望公之光儀交公之子孫能不瞻拜流涕感滄乎今昔

殿侯麥將軍戎陣圖贊　邑人王斌燦

偉哉將軍巡視漳南英姿飄異奇特表見建爾旌旄鸞馭聯翩率爾將士彎弓佩劍覽山川之形勝察人風之變遷既作海滄之保障又壯石碇之屏藩依依乎峴山之丰度浸浸乎細柳之規範行陣優裕神思曠遠民俗不驚物華在前望白雲而色喜指青松以盤桓將訪道于野老蚤有意乎林泉嘉將軍之器識擬白日與青天稱將軍之英風

八逸贊

邑人王詹

長江大波抑之不濁如胡溯遼微縝密謙退世外清閑如萬雁庵如洛豪爽英達細大兼容如王子謙斌煥醇心厚質清畏人知如張先生穆繞抑心降氣入世不淄如周碩膚公孫强直自遂不可羈勒如張子厲世道孝友性成嗜善不倦如吾弟元照有嚴醇質不斲三代遺民如師先生教可此八逸者名不達于上而窮約以老余師友其間垂六十年今十僅一存余恐老成凋謝後生小子鮮所師資也謹記其名以俟後之上論者

贊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古為然方數百里更幾甲

子產此英賢人位不足天爵有餘爲問蒼天人人堂奥
載在家乘不必盡同周王于邁爲譽髦士其間伯仲浴
爾後來讀書論世知已夔龍

岳王廟鼎銘

邑人金闕颺

有宋之初泰階平剷除僭亂誅群雄梯山航海車書通雕
題來王萬國同運逮宣和憂蔀豊靖康初載與金戎喪我
燕雲太師童朝廷下詔棄河東李綱不用人才空二聖同
時狩虜中元帥受命攬羆熊惟嶽降神武穆公天錫智勇
證厥躬建炎上書返故宮妒蕤宗澤後杜充南熏翻戰無
[illegible]建康進武功[illegible]捷續表戰績崇天子賜[illegible]

[illegible]致討後先[illegible]
討醜儔齊虜勢窮兀朮舉國來横攻我王聞之髮上[illegible]
師鞠旅貔貅從鳴鉦伐鼓若靈鼉鄾城大捷哭元兇殺昌
再克摧賊鋒長戈直欲擣黄龍坐鎮朱仙逼虜墉黄白歡
呼望厥終金牌十二下九重恢復不遂憂心忡皇天后土
表丹衷賊臣竊柄主不聰高鳥未盡藏良弓社稷無靈日
月朦忠臣義士呼蒼穹嗣帝褒揚鄂廟隆三錫謚號萬心
融惟我太祖興列宗煌煌制誥寵嘉洪祊祀蒸嘗歲事供
嗟我遺黎仰英風契龜考卜捄度庸左帶黄河水淙淙右
俯平原樹鬱葱孔曼且碩體勢鴻於穆清廟儼儀容設業

設虡色有樅爰伐我鼓考我鏞粢明告具鼎實豊駿奔薦幣事恪共於赫我王靈爽充輔翊皇明銷戈韔綏靜四夷樂春農此乃柏梁體作銘附載於此

義塚銘　前人

嗟爾衆生貪生怖死戀此臭囊曾不知止今既死矣貪無所貪怖無所怖纍纍弃骸仁人所惡哀而瘞之爲叢墓苦雨凄風慼行路衰草斜陽年幾度青青燐火驚狐兎我願世上無窮民死有所藏生有哺

傳

李烈婦傳　萬宏詒

道關綱常義決生死[illegible]遂其志[illegible]
于天地古今之間此鬚眉丈夫所有而閨閣所難也乃今
于李烈婦見之婦正性自殊姿甫及笄歸秀才何源宿聞
職甚修無几何流寇猝城婦自度良不免嚴粧杜扉已以
正氣還造物矣及排闥發憤激烈迎而罵之逼以刃弗動
也脅以毒楚終不屈遂虀粉其骸而死噫壯矣哉此大義
之所關也鬼神之所敬也天下萬世人心之所慷慨悲歌
振聳起懦而懍懍有生氣者也不謂于閨閣見之鄰人收
其骸至狼藉不可舉咸痛哭藁拚之嗟乎婦之志遂矣氣
伸矣遑計此區區者乎全受全歸骨乃愈香婦眞善自處

矣獨計其合巹未幾非有終身之恩又非解詩書道學以奬厲其志不爲利動不爲名勸卒不以兵折一與之醮生死不移豈有所呵護而爲之抑亦明此志之無他而已矣古來節烈間有或標異迹于金石草木或著懿行于山川中裾而婦無是也自是貴事何迹可留神明自靖無言可揭浩然而來浩然而往落落莫莫而已噫遂落莫已乎是可以興矣

理寒石傳

韓程愈

理寒石名譽和河南西華人弱[illegible]習[illegible]

尺[illegible]卸戟初[illegible]爲本作[illegible]

赴癸未鄉試值中原亂還家節愍張公逢元有弟濬為河南參政守大梁知寒石深及逢元奉命撫蘇松以其弟之友乃委為寒石為監紀推官與俱寒石外柔內剛語不守竒有所推問無不允當而謀議大事多引經傳以為証張公大倚重之乙酉春余因人有武夷之行過吳會訪寒石於署贈余以詩曰君到武夷山應汎武夷水水曲山回處或有人姓理書之扇頭不踰年長江不守寒石從唐藩如閩與余見愀然不樂形容亦大憔悴曰前贈句蓋詩讖也寒石性恬退不樂仕進身冠冕而心山林徒以母在無可為養故不辭官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奉命檄虔兵旣

至而虔州亂城亦將陷寒石度不能濟乃從城上投于死

之子習奉祖母以歸

寒石既没四方人士傳其已出家泛海過日本爲國王

師及讀余傳尚有相顧搖首不之信者然寒石實死處

州衆人因其生平奇節故附會其說以見異耳

理寒石傳　　　　吳中奇

寒石先生姓理名[illegible][illegible]先出于咎繇之後理徵爲殷太

夫世文學居西華益茂先生甫齠知學即補邑博士弟子

有重名不可一世見者率以爲[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講學得白沙姚江之派學者宗焉先生不自異不知者則以爲異也居恒多病如不勝衣至于言義理析利害忠孝大節則確不可易癸未補科先生舉于鄉以才簡授蘇州府司理兼畫浙直兵務尋監楚豫軍措置兵民戎伍肅然中外方倚以爲重暨

大兵下閩越先生死之所著有沙水需言天經虞華集

理寒石傳　郡守　崔應階

理㐌和字卿雲別號寒石本姓李耻與闖賊同姓易以理少孤力學所爲詩古文詞奇情異致海湧山立縱橫捭闔自成一家壬午鄉試未解名癸未欽命補雋蓋異數也及

賊有西安赴選之檄僞令廹之百方堅卧不動竟得免孫徵君奇逢稱爲魯連後一人甲申國變奉母避金陵撫臣荐使監紀蘇州凡告諭皆硃書爲政五日有神君之稱兼贊畫浙右兵務尋監楚豫軍福王出亡追扈南遷失道遇唐藩以職方主事奉命檄虔兵

大兵下閩越乃墜城死之其友韓程愈葬之東郭外平生著述甚多邑令左君收其遺書行于世 節府志

金長甫傳　　河南巡撫魏　裔介

魏子曰余讀賈洛陽杜少陵蘇眉山諸書未嘗不嘆祖孫父子以文事相繼之難也今于箕城金良甫煕而覩之良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免撰[illegible]

有[illegible]者甚二十年時以

詮縣之家[illegible]大布而補之有恂恂莊

莊之譽明之未[illegible]所儲艮甫乃搶簦郊外

由于務[illegible]宋孟襄陽王輞川諸詩尤

[illegible]孫以之[illegible]無継健詭異之趣能與祖

石父相繼百年振[illegible]陵眉山諸君子何多

盡為余友張九有[illegible]不置故得序

直寄而傳之

壽烈女傳

高氏女世居夏城五六歲時其父德望許配同門歸安縣縣丞朱希舜之曾孫朱廉之子諶氏稍長端莊靜一不妄言笑斯多恪遵姆訓其父日以列女傳訓誨之氏卽粗解大義於明崇禎丙子會夫諶染疾臥榻氏知之卽食不下咽恆命老嫗勤惠問病稍愈卽色喜聞恙篤卽痛哀盡其志以夫爲存亡而家人未之知也其夫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病故訃音至次發同母趨乎悲痛涕泗幾無生理向翁姑而拜哭曰姑兒妾夫斷子今作孤鬼也若以兒在親[illegible]綿帶一付示之氏卽藏之袖中凡在側者皆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二十四日夫喪營葬氏扶櫬號泣誓不再生中途擬促之歸家人竊窺其志防閑甚密氏詭之曰余連日過哀稍就宴息汝輩勿擾也家人以為真遂散去氏取文定簪珥諸物悉佩服之旋以袖中絲帶一以繫之腰間一以懸之梁上投繯立斃家人覺之已不可救矣氏死之日年方十七道路聞之無不於邑嘆賞邑令旌之曰天生全璧學使批云氣節凌霄志行今古天地為之黯澹草木增其馨香按臺題請奉旨照例旌表後以運值鼎革未襄厥事嗟乎世代變遷鬚眉丈夫當節義之際苟且圖活不可勝數矧此未奠雁之女視死如歸羽翼倫常何容沒哉舊志

明侍御張麟壞傳

監察御史杜之昂

明神宗時有名御史張公者河南西華人也名善政字麟壞號苧蘿幼穎異甫總角讀書即不為章句之學磊落尚藏無經生常態萬歷癸卯領鄉薦至己未成進士不欲就縣令以去君疎遠區區一邑不得行其匡輔贊襄之志也乃補中書科中書舍人內外制勅多出其手堂皇莊雅足代王言天下多故省中幾務紛紜公從容應辦精敏練達以故王公大人多敬憚之又充京闈分試官拔名士十人悉登甲第公聲名日晨雅為神宗所知以秩微不足以待賢者特簡監察御史掌南京江西道公益感激自矢事[illegible]

不可輒爭之彈劾權貴不避利害有埋輪按轡之風或有規之者公曰天下事業已如此奈何尙默然不言要皆爲群小破壞不極力廓清朝廷何以報皇上特達之知苟利社稷死生禍福所不必計也神宗崩熹宗立逆閹魏忠賢最用事執生殺進退權公卿大夫垂首屈膝自托於子姪之列以希榮藉寵者比比也公獨矯然不撓抗不爲禮且數面折之忠賢怨公入骨髓必欲致之死伺公隙竟無可指議者弗能中也然終以剛直不容於朝遂以原官巡按南京兼理屯田時屯田積獘日久多額外之徵民不堪命因嵩號請于上依洪武時河南山西例永不起科民感其

德爲立祠繪像尸祝之后又遙祭焉政命下之日人輒相
戒曰是卽不附魏忠賢之張御史也各宜自斂庸可相犯
乎於是奸販遁跡請托不行民間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嘗念九邊多事度支告匱出歷任所積俸金三千兩盡以
輸邊爲兵餉之助上嘉其急公特旨獎慰屢上疏亟言時
政之失懇欵忠愛流露於簡牘間上雖納而不能見諸施
行公知時事終不可救且言不見用遂以疾請疏數上乃
晉階中憲大夫予告致仕后闢圃栽花以山水琴書自娛
者八年乃卒鼎革後奉
晉錄故朝名臣當事者以公之直方忠清可風在位遂

特賜崇祀鄉賢官吏春秋祭享焉

張誠齋傳　　張沐

傳之有也賢人君子積行生前藏骨地下千百年後令人披覽起敬若生時雖賴文辭以告之實本生前苦志力行累學其所以動之者微而通之自有神也禹服張年兄殁其子文麟走百里屬予作傳旣諾而以是語告之非然予敢妄諾託於文字以人之親行殆按公行狀畧公名圻隆字禹服號誠齋生異常人方周歲即好取書冊爲嬉戲及就傳厲志甚篤凡聲色貨利毫不能引動屹如巨儒或問之曰詩書之外無可好乎對曰人生爲聖賢耳敢嗜其次

成童後未嘗一忤父顏懷元公亦特加愛護壬寅懷元公罹疾不起公侍藥餌日夜不解衣祈以身代迄卒哀毀慟至則絕親戚無不感動哀泣嘉其誠孝弟圻翰幼公能因材成就以武科捷於鄉見列選衛守備翰之子桂彌月失恃公撫之猶子恩勤鞠育稍長延師教之能屬文公撫之喜甚喜生平之所學得桂而張之也公與人交能久敬或以狂醉加公不堪無尤意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公垂髫列弟子員丁酉舉於鄉戊戌中副車巳亥成進士制藝凡六見六售及辛丑殿試筮仕得湖廣蒲圻令蒲於楚稱難治依山負險地瘠民貧頻歲飢歉

[illegible]之飛貨設方[illegible]
壻蒲民楊氏舊聘某氏女楊貧而鬻生女將別適[illegible]
司以下皆直楊欲公覆按兩成之公竟直楊以就其婚士
民悅服蒲士龔璋劉之翰皆不羈才貧窶至將廢業公識
之厚賚其家二生並得解名楚省其董修蒲誌刪繁存要
不盡矣世族不遺畧罩寒事加於前文省於舊他如修學
宮城池樓櫓諸盛典不可勝紀政聲著聞蒲邑有治平編
作霖須刊行未幾公去官生平負志未伸萬一耳回籍居
鄉時孝友無間忠厚正直扶進後學公業舉時博聞强識
仕進則願爲循良晚年皆薄之留心理學私淑容城孫鐘

元先生既予賦歸來讀書著龜之陽公不時通簡問逢入
輒寄訊音神契已厚旋辱顧予草廬道其誠款謙其生平
志力所向余深加敬畏蓋舉止言論皆一時所謂迂遠腐
癡而實古人之所嘉予者也嗣予避荒而西教讀鈞禹間
兩接公書戀戀相依予應薦之蜀迄返公又屢書求會期
余亦屢許時變所阻而公已逝狀畧所云公取鍾元理學
宗傳及沬所著爲學次第學道六書纂括其說著爲誠齋
語錄者皆其年歲間事也生平詩文有誠齋集若干卷又
著許孫[illegible]與湜菴王公同什採輯之書並書[illegible]
著論學書不宗顏平原[illegible]

[illegible]麗而吾府扉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大方而後止大[illegible]之婉[illegible]之姿端方儼[illegible]
不近俗情雖至[illegible]倘失禮於人亦未嘗一語及褻
然孤斐者易絕物而公[illegible]開起居及聚朋飲鄉特又復[illegible]
悌不以倦嫌示異流俗未嘗不怨之公亦不自知其超於
塵世也公之爲學雅慕濂洛關閩而氣象閒閒功候淳
未易逮也予丁酉與公同領鄉薦又稱莫逆交因其子之
請䌷繹實跡爲之傳

抱影先生傳　　邑人　楊安[illegible]

抱影先生者姓張氏諱華字淳民性廉介識趣卓越塞平

多否少可故所與遊非單寒淹雅士無能爲晡腩交也嗜古學致功沉潛如鷙鳥攖物不得不已所爲詩古文詞抗思黙索味澹於回不屑寄人籬下而能不溢於古人繩尺幽渺超逸卓然自爲一家言三百年來漁洋而外一人也天性至孝早孤事節母王孺人怡怡色養極孺慕之能與張可庭胡澄波金鳳振錢朴安尹珽交皆一時儁彥而朴安又執弟子之禮者也惜不永年僅兩登剸車賫志以歿士林扼腕然山岳北斗長留于人心學者稱爲抱影先生著有陰符經註一卷離騷經註一卷抱影廬集四卷二南詩世子二登邦遠覽

節孝王孺人傳　朱超

天地寄耳萬物寄耳人生亦寄耳蓋有形有器者必敝而獨此忠孝節義之大類以扶三綱而植五常則不隨形器俱沒也簣城張孺人生於名門幼嫺姆訓六七歲時凡內則諸史一目了然其父母嘗提攜顧笑曰惜女耳若男則吾不知所至矣孺人即應聲曰吾觀具男子身而脂韋面覥者不知凡幾彼太任太姒以及陶孟曹柳輩卓卓表著于經傳中者亦自不少奚必虺蛇之夢遂俱不如熊羆哉父母為之肅然色動相與嗟嘆者久之十六歲適張氏諱家桂張固舊族時姑已前沒獨祖姑與老翁尚在孺人省

晨昏供色養滫瀡卮匜必跪而進之以孫婦代姑子婦奉翁一堂兩代怡然泰然及祖姑歿喪葬盡禮經營周至以故賢孝聲聞達於內外與從妯娌同居甘旨必讓其美作勞則獨任之數十年愛敬如一日無彼此始終之別相夫子更有禮無違其志和敬如賓躬織紝以伴夜讀卒以爲諸夫登癸酉鄉薦孺人不見喜色且勗曰讀書得一榜功名初發軔耳昔董子下帷十年不窺園范文正公平生耻爲溫飽計皆古人可法可傳者也願夫子勿懈志居亡何而夫故孺人哀毀不自勝以首觸棺流血披面死而復甦者三然其志猶不欲生也其翁泣謂曰吾耄耋喪子必

墜地矣賴其撫而有子奉高年而撫孤弱以延吾家一綫耳今夫死義也並白之親八歲之孤將誰賴乎吾不忍也孺人猛醒長跪嗚咽曰吾過矣吾初不圖任大責重如斯願作未亡人以代亡夫未了職耳遂聲絲承歡晝荻教子滑地則涙涔涔濕巾袖四十餘年斑血常濡繼而孤子漸長穎慧絕倫出就外傅凡經書史傳秦漢百家諸卷軸一過輙如宿誦其落筆則風雨馳驟洋洋灑灑光燄彪炳而氣象萬千孺人復嚴以教之不少寬貸人咸曰張氏世有隱德此子所以報也年十四即補弟子員弱冠中辛卯副榜庚子又中副榜正望六月之息指顧圖南然又修文召

至齋志以殂孺人復痛悼嘔血幾瀕於死顧此日兩孤孫
何異前日一少子還自嘆曰是天更欲吾仔肩三世也仍
留此身經紀內外凡人生難堪之苦無不悉嘗其艱而歷
試其危后遠近士夫傳其大節將聞於
朝乃止之曰婦人之常耳無重忝亡人羞也嗚呼孺人
處是者亦極難矣或曰天也天生[illegible]之材欲其[illegible]
夫童子[illegible]式之以婁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義孰劣强後故夫指孺人以不死孺人欲存張後難哉焉孤與天爭向使觸棺不得復活張氏子孫尚能如今日乎昇均所以陰相張德也天與人一也今日者二孫俱已成立而堂構依然孺人苦節四十九年以壽終嬰曰功成完璧歸趙以視自經溝瀆潔己殉身者其輕重大小相距豈不霄壤哉孔子曰守死善道倘不善其道守死奚益孺人得之矣孺人乃戶部右侍郎王公諱遵訓之孫臨晉令諱光皐之女夫諱文桂男一諱華女一適庠生王子名均

學士女以身殉於今爲烈孫二遠意監生遠覽拔貢生督學張公考旌其門曰名門貞婦邑侯宋公鋒表其墓曰正氣獨結都人士遠近聞之彙爲歌詠以廣揚其徽音余與其子爲同年友知孺人之節孝獨詳謹考其實而爲之傳

節孝錢孺人傳　　邑人　楊安辯

西華有茂才楚生張公名文麟之配錢孺人者乃古陳武孝進士萬選之孫武科舉人發科之女也幼嫻姆訓長嬪名家挑燈侍讀不斷錦機之聲簪笄承歡莫違慈萱之色編儲隱之心樂同鴻案重食貧之歎泣共牛衣楚生公補其孝孺人贊勸無已易從[illegible]於[illegible]皆[illegible]山

河之象服無如修文忽召玉質先㚈零楚生甫二十七歲矣
志以殁孺人年亦二十七云楚生公疾革時顧孺人言曰
人孰無死顧有母在奈何不幸僅有一女又無子息斯二
者吾遺恨也言已欷歔泣下而卒孺人魂亡魄失慟玉遲
之難開心裂神傷嘵胡香之莫致每念及易簀時諄諄之
語則噭然以哭雲深鶴駕已斷塵緣鏡破鸞飛惟存血淚
時於娣姒中從容言曰吾豈不能投帛於椽從夫子於地
下哉第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且夫死無子而聽其爲若敖
之魂可乎於是婦代子職事姑楊孺人進愉薦欲奉以終
身又謀之族親按倫次爲夫子置嗣上承先緒始慰九京

之靈下啟後昆克衍三影之系芳心耀日頑豔皆憐勁節凌霜人天俱惻歲時伏臘躬率孤子弱女祭祠享墓極歷艱辛備嘗荼苦女適扶溝杜侍御公之孫貢生銓早歿亦以苦節聞子錦成立策名成均勵志矢貞端賴和熊之教揚名錫類難忘畫荻之恩孺人守節三十餘年年六十餘歲無疾而卒邑侯歸公鴻聞其名表於門曰德稱女宗乾隆二年提學御史張公考又給匾以旌之曰井水無移嗚呼芳型攸著煥彼汗編懿範長昭輝茲彤管邈其令德留作坤道之模書厥遺徽用發幽光之秘

節孝王太君傳

邑人楊[illegible]

太君王氏孝廉張公善繼元孫儒士郁說配也結褵甫載說以病逝遺子女各一太君時年二十七哀毀骨立誓以死殉既而曰七旬祖姑五旬衰舅在堂而祖姑又病臥床褥舅復失明予非不能殉夫子也第夫子之所尊及夫子之所愛非予是承伊誰之責乃勉進饘粥稱未亡人時家更中落歲又屢凶太君躬親紡織以供菽水倘不繼脫簪珥以鬻之迨祖姑暨舅歿喪葬悉如禮每念張氏爲書香舊族凡先世所遺書籍加意珍惜片紙隻字不使遺失子濤教以義方出就外傅和熊丸以勵其志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充增廣克繼先業焉承先啟後兩盡其道賢孝之稱

遍閭里無異辭人謂張氏固多閨閫之賢若太君尤其傑出者矣苦節三十餘載皓首完貞今年幾及耄猶强健自若洵勁節遐齡云乾隆十二年提學蔡公新表其門曰巾幗完人

金輸恒傳　　邑人　姚柱石

先生金氏邑庠生諱闕望其字輸恒生明萬歷末習祖父遺業嗜詩書不事生產値崇禎荒旱時依其外父郭東華家攻苦倍勤旋而土寇蠭起避居提城寨晝習武事而終夜書聲不絕時人以爲可當樓頭更鼓後寨遭火居廬盡焚避亂潁州門人靳海名苗沾膏羣延入西席名噪潁州

從遊甚衆迨

靖亂辭歸故土坐皐比幾三十載門下多知名士執經問字者尤屨趾交錯無虛席談古今經常大義引掖後輩嘗娓娓終晨夕不倦規方通變各盡厥旨所以師表流俗訓育宗姓者至廣也爲人剛直嚴毅敦古道重然諾輕利爾好義凡孤弱不能成立者扶之成立貧老不能贍給者與之贍給遠遊不能歸者助之資斧曲直不能辨者代之表白俾忿者平忌者息即至强捍者亦無不化而之善

雙烈傳

餘姚 高 躍

萬歷癸巳秋八月尹三晉卒妻王氏妾徐氏自經以殉外

史氏曰予車三艮臨穴惴惴死生之際男子難之彼兩婦人就死何從容也爲之傳曰三晋世業儒王亦儒家子兩家並稱閭右家室甚宜顧不宜子又娶徐徐執媵道甚謹王御之有禮交相愛也三晋遘危疾度不起謂曰爾兩人年少無子奈何王泣曰君果不諱我必從徐亦曰我[illegible]晋曰我死正命爾非正命王曰從夫正也安得非[illegible]頷之及卒愴惶相誓同死姒娌百端勸不應嫂徐[illegible]痛曰貞節是美事必死即節不死即非節耶含[illegible]死乃甘之得無過乎謂徐[illegible]

孫詮爲[illegible]

且一人死塟具未備豈人死則將奈何王曰立嗣在尊長我無所與若治喪具則須竭力顧徐曰緩之姑待三七徐曰諾哭而奠曰三年之喪不能報三十之勸君其待我他有解諭輒正色厲言人爲縮舌繼母李力勸阿之曰疾去九月二十可來葢三七日也徐之母趙疑有所强語不遂王呼徐屬趙曰爾本貞心而母未亮從之去可也徐泣曰我母愚婦人何足怪我自從夫母安得而有我趙意未解徐謂王曰我後事且緩之王曰潛自爲計耳後數日徐謀於王曰三七祭具將安治王曰鬻婢可足徐如其言至期集姻族成禮祭畢褰幃出庭拜曰族屬親屬盡在從此訣

矣姑姒長幼交拜撫柩而慟已而沐浴更衣與徐班而坐語家人曰倦甚思一臥也有頃徐大呼曰姒死矣趨視色如生若有喜徐解所經帶袖之殮畢徐謂母曰久居此人疑有竊將奈何第去稍遲必歸寧母然之隣人留飯未行也徐呼水沐浴謂曰我少安息慎毋驚我閉門下揵開□所經帶經柩傍良久擊門不應母急至死矣其容亦若有喜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道理覰利害覰利害則何可以死談道理則何可以不死今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以勝心死兩雄相雄杯酒變而矛戟此則以搢紳死御首肉搏廿於溝壑此則以憤心死一言不忍畢命

[illegible]豈野鮮卷必死其此曾於一聖釆輔也婦人女子者一
□說之素一旦捐身遂志此其賢於士君子倍蓰哉然或
積激而出於一時未暇計者從容回朔矣死必遂如兩人
古今僅見也為之傳上太史氏以風稱男子者益諸生尹
三謝劉致和狀其詳云

王蕙叔傳　　邑人　王鼎鎮

少年聞湄園之名亦知拜王而憾未讀其書中年讀湄園
之書亦知降香而憾未接其人其在於今則如子瞻聽誦
慶歷聖德詩時不能自名其為畏為敬為忌為喜為盤礴
為叫號矣是必有傳傳必佳度非後學輩所敢續貂傳其

門弟子庶可想見湄園乎弟子爲誰一爲理寒石一爲王蕙叔理寒石者龔若垂天之雲者也難爲傳且天已傳之無容復傳蕙叔焉可耳傳曰先生姓王名文生字蕙叔佩蘭其別號也家於華邑朝絃誦而暮詩書垂髫卽然曰吾以學萬人敵也時萬歷中葉湄園胡先生以講學著司隸之門著履者夥先生與焉立雪之際先器識而後藝同人於野雖平易亦自遁情而嚴謹不易湄園雅重之曰此吾小友不當在弟子列也少處承感不讀蓼莪之章年稍進慷慨多大節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俠腸所至信[illegible]湄園稱[illegible]性至孝躬侍[illegible]

[illegible]日先生與爲異哉若生八十五[illegible]
生何爲者耶壬申夏陽侯爲祟吾華蕺爾城不没者三板
歲乃殺道殣相望先生曰吾欲救此一方民乃招商賈百
艘皆至穀價既平全活者以億萬計司牧何在先生爲此
汲汲然天神旼圖自此亦無復寧宇辛巳五月疫荷生病
於郭不任枝履忽寇至舉家大奔餓而先生至百之入城
時先生亦病特倘可力疾耳非健夫也噫其遁寇能全乎
即不遇寇而病轉劇能全乎不自全而全其友竟不知人
世間有生死利害事生平知人有風鑑執王高畢以卜存
亡頗能詩詩雖不見賞於時而差足自喜聞人善必成之

聞入不義則鷹鸇之逐鳥雀也故高明之士多與之遊而翻不理於不肖之口所謂其不善者惡之耳然何以不仕世固自有魯仲連一流人擁彗垂魚當非所志王孝子曰理寒石王蕙叔皆為湄園寫照者也湄園以蓋代才負千里望而隱於詩酒萬石之鐘柔挺不可撞也得其理可以仕仕則為理寒石得其理並可以隱隱則為王蕙叔蓋嘗論定之湄園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理寒石殉仕者也王蕙叔不仕者也而有仕之才有仕之理蔡邕王祥古今逸

公卿自累湄園傷之成紀有李廣亦人傑也[illegible]

隴西所最難者身訓耳寒石之歲[illegible]

[illegible]叔也渭園之訓也雖然[illegible]不若矣[illegible]

[illegible]樂矣奔放而飄飛

雙烈屠氏劉氏傳

邑人李呈秀

屠氏劉氏者不佞秀之兩室也秀本家西華泥土店東一里許丱角時父母爲余娶舅氏女無出尋病沒繼娶屠氏復置副室劉氏屠與劉同年來事舅姑孝相良人敬渾先後忘爾我兩人相得同胞不及也居恒好談賢孝節烈事余嘗以烈女傳並御纂忠孝廉節兩書訓解之每言古經亂不辱婦輒津津亟口稱許焉庚午十一月七日余父正[illegible]時兵荒異常兩氏苦經營使余居廬祭膳不至失禮越

明年移居邑內大疫遍梁地華民尤苦余於三月二十五日病二十八日劉病次日屠亦病呻吟强起猶爲余覓生計六月老母亦病甚兩氏晨昏遍頁告天地願以身代八月二十二日慈母見背兩氏悲哀憔瘁無復生人氣色時闖賊肆毒鄰封殘毀喪次無算兩氏惶恐相戒恐罹不虞以爲丈夫羞壬午三月七日賊兵薄城下遂誓曰事急矣不如我兩人先死使吾夫無內顧憂謀定而伴寄未獲厥願日午城陷內外若沸余冠麻冠兩氏服絰服負祖父母神主閉門危坐一賊猙獰狡獰持刃嚇財物且有引吾去遮兩氏輩余叔得死不放賊怒擊兩氏頭面皆破猶以身

[illegible]夫妻在危迫而昔年被虜[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
[illegible]遂比散狂賊得以無恙至薄暮兩氏終以勢難支遂
入室並肩投繯余覺而往救屠已喉斷劉復甦悲曰吾生
非福也夜半掩屠於所居堂樓後即同余出縣家居下十
日土寇交作刼殺更慘劉諄諄屬余先避余東奔黃灣些
寄劉南柳城一晝夜坐臥荊棘中通宵飲恨謂屠有專美
也次日予來攜劉去兩月之間三易處後卜居召陵之背
囊空財盡衣敝履穿沽漿賣餅日給升合氏無怨色癸未
正月余復東旋借枝河陽岸下五閱月賊兵復掠其地劉
曰妾數年不死者欲時稍平歸掃先壟耳詎至今無可駐

足矣不即死恐不免爲不義辱六月十一日賊游騎至余促劉同避劉不應賊捽余於河劉見余浮沉水面罵賊亦投河賊怒箭射之不死賊去余復挽之登岸歸寓剪髮潛遺余衣巾中自經死三日後面如生蠅蚋不入室士人異之助余殮而瘞之寓下明年乘間載歸啟屠氏合棺殯於故宅嗚呼逆闖陷京師天下冠裳鳴佩各豕突鼠竄甚則納欵獻策靦顏事仇視此粉黛笄褘若兩氏其賢不肖何如哉聞歲余南渡值伯兄騰璧友寒石理子奉勅視師鎮江會余於白下聞雙烈事泫然欲倡首疏其狀立廟歲祀以愧北平當時從逆諸卿士甚竟不果云

朱贊伯傳

邑人 杜 竑

贊伯名宏業世居邑西北子蘇累世書香家傳孝友其父臺麟翁號聲贊庠遠邇號爲長者當郎世遺贊伯甫七齡嫠母麥氏命就塾師讀書才一週輙遭滄桑之變河陽砦若豪强輩橫市虎噬計欲絕朱氏噍類贊伯雖稚年饒智胆同兄廣伯潛養其母於吾圍若汪君號正抻家遂遠避他方先是贊伯家藏乃翁遺像一副在邑城屋壁間賊破城贊伯盡擲他物唯攜父遺像手贊奔竄四方備嘗坎壈未嘗須臾置也寇靖後贊伯旋里聞昆仲輩屠戮之慘遂憤不顧身冒死鳴冤其後王法終及豪强贊伯雖少年而不與

其國之伉怦怦不自禁一時未得當加緒含忍唯折節讀書於丁亥歲從余問業茹苦兩年即博一衿識者每以志士稱之而贊伯尤矻矻砥礪日與程來儀康景文陳大力輩離經辨志吟誦頻濱不惟舉子業浸浸有造而周規折矩靜脩稜稜雕虎繡龍望而知其為譽髦矣母氏遭喪亂後多病贊伯竭力拮据延醫藥供甘脆夙夜床褥間無間寒暑後大愈如初辛卯春贊伯肄業倉頭砦城西隈攜妻孥奉母氏日承菽水之歡時余扶藜至贊伯居停處贊伯展乃翁遺像覩余儒衣儒冠神氣宛宛如活余乃歎朱子之有始有卒貞孝子也蓋貧而好學孝而茹苦列之曠古

尋驗有聲曰今衰晚誰與爲臣哉頌曰事父如生事母無
喜若志下振徇追先軌矧茲髫年報仇雪恥骨勁如鐵氣
直若矢卓哉吾門血性男子

程來儀傳

邑人周仲遠

來儀名起鳳來儀字也世家西華清水鎮性至孝學務實
踐不屑屑爲章句儒少有異骨饒夙慧父養吾綦愛之六
七齡能辨四聲伯父春雨授以古文辭一過即成誦十五
六就外傅於書無所不讀下筆數百言揮翰如飛體清灑
善病俱年不永遂鍵戶銳意欲叩靜寂之門聞釋老言則
怡然如有所得四方鶴錫來者有異術無不搜羅焉既聞

邑中杜象三先生講程朱之學徒步往從之日究心於性理語錄諸書盡吐一切粹如也同學朱贊伯劉元振等皆務躬行薄文藝來儀與交厚互相切劘故其所造最深初年十二時父病以苦行祈免三冬赤脚氷雪中不知凍遠近咸異之及游象三門象三嘗教以負笈來儀慨然曰生父年老母患沉痾旦夕不能遠膝下且祖父暨叔父母柩在堂咸待安厝弱軀孱孱惧不克勝用是隱憂不釋於懷又安能以遠遊哉厥後二親没各襄葬畢携一老僕策驢[illegible]謁孫徵君於夏峰之下時病已劇不能揖拜使僕代之[illegible]求何日返底家數日而卒

太拙子傳

教諭 張月樵

太拙子西華人李姓呈秀名宣璧字太拙子別號也父向日字葵心例貢生兄蕃元字騰璧應元字同璧弟呈錦字宏璧先元字汝石兄弟五人並爲博士弟子咸以博物聞太拙子生於萬歷之丁酉性嗜古樂聚書杜門謝客曰以丹鉛爲事當明之季寇賊充斥臨潁袁老山千金劉君舉柳城金高先後剽掠境內焚爇居廬無算太拙子所藏書既厄於兵燹其存於灰燼餘者卒殘破不完乃奔走召陵旅寓河陽踉蹌之間益留心於古今奇笈秘本凡販夫野叟有必搜獲之既得即諷詠忘晝夜有所愛則筆之紙往

徑手錄成帙著述甚富其最大者爲世史直筆凡十七卷忠烈傳凡十二卷直筆以所得常熟史半部參之李大蘭先生類編倣紫陽綱目而作尊天王扶正朔大綱一本朱子而立法又宗之大蘭間補其不及忠烈傳主忠烈而附以孝義清廉二稿並藏於家未及剞劂世罕能知之者其序曰呈秀幼病弱十歲始就塾不二載四子書五經咸成誦見書架中有資治通鑑輙心慕之自是四方鬻書至者必講於父購之或不遂則泣請於母必得之而後快又曰呈秀生際昇平壽摘章句長而無成老年丁闖亂家破人雖身當播遷志尚清修不肯曳裾豪横之門注心聖賢

人扶綱常而明大義言之切切人皆掩耳乃憤而抄史於
古今忠臣烈婦孝子順孫淸廉人物事蹟目收耳聞有得
必錄每書一事畢撫卷慨嘆大聲一誦淚下如湧此可以
見其學知其人矣初太拙子避亂洞窩爲劉君舉黨翼所
獲居賊巢中讀書不輟君舉夜聞咿唔聲詰得姓名大嗟
異明旦釋歸里人至今艷稱其事太拙子旣以博洽世其
家其後人類好學能文章及吾門者爲其元孫翛斯陶斯
之叔父泰垣

卷之十二終



